

中華民國二十年六月

規箴廣東事變之文電

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宣傳部印



44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20 5896B

總登

4955

弁言

自鄧林蕭古四監察委員撫拾浮言，發出卅電以後，第八路總指揮陳濟棠又復於江日通電響應，且準備軍事行動，以威脅中央；風聲所播，海內外各級黨部，各方同志，各省政府暨武裝袍澤，均紛紛通電斥其謬妄，予以嚴重之警告，且有呈請中央立予討伐者。足見野心家之欲破壞和平顛倒黑白，肆意孤行，必難逃正義之裁制與阻遏。茲特將中央監察委員與中央執行委員會先後復鄧澤如古應芬陳濟棠等之文電，蔣委員中正吳委員敬恆對於粵事之重要報告及談話，以及國民會議暨各省市各特別黨部海外黨部，各省政府，各將領對於粵事之重要文電，彙編成冊，分發海內外各級黨部，俾全體同志全國同胞，咸得明瞭此次粵局事變之原因與內幕，而羣起主持正義，力遏奸謀，擁護中央，保障和平，鞏固統一；國家前途，實深利賴。

規箴廣東事變之文電

弁言

規箴廣東事變之文電

弁言

規箴廣東事變之文電目次

弁言

- 一、中央監察委員覆鄧林蕭古電
- 二、中央執行委員會致鄧澤如等電
- 三、蔣委員中正在中央黨部紀念週對粵事之重要報告
- 四、吳委員敬恆對粵事之答客問
- 五、吳委員鐵城復古應芬電
- 六、國民會議對粵事之文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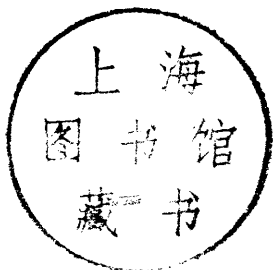
警告陳濟棠電

告廣東全體將士電

告廣東民衆書

規箴廣東事變之文電

目次



360226

附國民會議廣東省代表林直夫致陳濟棠書

七、各省市各特別黨部暨海外黨部對粵事之文電

浙江省執行委員會警告陳濟棠電

江蘇省黨務整理委員會警告陳濟棠電

黑龍江省黨務指導委員會警告陳濟棠電

綏遠省黨務指導委員會警告陳濟棠電

福建省黨務指導委員會警告陳濟棠電

甘肅省黨務整理委員會警告陳濟棠電

河北省黨務整理委員會警告陳濟棠電

山東省黨務整理委員會警告陳濟棠電

四川省黨務指導委員會請中央拿辦陳濟棠電

山東省黨務整理委員會請討伐陳濟棠電

陝西省黨務指導委員會等對粵事通電

河北省黨務整理委員會請討伐陳濟棠通電

河南省黨部省政府對粵事通電

南京特別市執行委員會警告陳濟棠電

上海特別市執行委員會警告陳濟棠電

天津特別市黨務整理委員會對粵事電

漢口特別市黨部臨時整理委員會關鄧澤如等電

天津特別市黨務整理委員會請討伐陳濟棠電

首都衛戍司令部特別黨部警告陳濟棠電

陸軍第三十五師特別黨部籌備委員會警告陳濟棠電

陸軍第七十七師特別黨部籌備委員會警告陳濟棠電

陸海空軍鐵道炮隊司令部特別黨部籌備委員會警告鄧澤如陳濟棠等電

海軍特別黨部籌備委員會警告陳濟棠電

陸軍第十四師特別黨部籌備委員會警告陳濟棠電

中央陸軍軍官學校特別黨部警告鄧澤如陳濟棠等電

陸軍第十一師特別黨部執行委員會警告陳濟棠電

陸軍第六師特別黨部警告陳濟棠電

陸軍第四十八師特別黨部籌備委員會警告陳濟棠電

陸軍第五十一師特別黨部籌備委員會警告陳濟棠電

陸軍第二十六師特別黨部籌備委員會請明令討伐陳濟棠電

國府警衛師特別黨部籌備委員會請明令討伐陳濟棠電

陸軍第二十一軍特別黨部聲討陳濟棠電

陸軍第九師特別黨部痛斥鄧澤如陳濟棠等通電

陸軍第三十八軍特別黨部籌備委員會痛斥鄧澤如等電

陸軍第四十五師特別黨部籌備委員會聲討鄧林古蕭通電

陸軍第二師特別黨部對粵事通電

陸軍騎兵第二師特別黨部籌備委員會對粵事通電

陸軍第四十四師特別黨部籌備委員會對粵事通電
中央陸軍軍官學校特別黨部再告鄧澤如陳濟棠電
平漢路特別黨部籌備委員會警告陳濟棠等電
津浦路特別黨務整理委員會警告陳濟棠等電
北寧路特別黨部籌備委員會請明令討伐陳濟棠電
駐長崎直屬支部執行委員會警告陳濟棠電
南洋吉邦同志僑胞痛斥陳濟棠快郵代電及通電
緬甸總支部執行委員會對粵事通電
駐神戶直屬支部忠告陳濟棠電

八、各省政府對粵事之文電

湖北省政府忠告陳濟棠電
江西省政府忠告陳濟棠電
四川善後督辦暨省政府忠告陳濟棠電

浙江省政府忠告古應芬陳濟棠等電

湖南省政府忠告陳濟棠電

江蘇省政府闢鄧澤如等通電

安徽省政府對粵事通電

湖北省政府請討伐陳濟棠電

九、各將領對粵事之文電

何應欽何成濬何健魯滌平促陳濟棠覺悟電

龍雲痛斥鄧澤如陳濟棠等電

何成濟李鳴鐘徐源泉等駁斥鄧澤如等電

商震徐永昌楊愛源傅作義孫楚榮鴻臚趙承綬忠告陳濟棠電

張學良張作相萬福林湯玉麟張景惠臧式毅對粵事通電

于學忠王樹常劉翼飛李培基石友三宋哲元孫魁元龐炳勛對粵事通電

劉鎮華忠告陳濟棠電

熊式輝忠告陳濟棠電

羅澤州警告陳濟棠電

張之江孫連仲等對粵事通電

張鈞等對粵事通電

楊樹莊等對粵事通電

陳調元對粵事通電

王家烈對粵事通電

劉湘劉文輝對粵事通電

田頌堯對粵事通電

劉峙劉鎮華顧祝同楊虎城張鈞劉茂恩蔣鼎文等聲討陳濟棠通電

馬鴻逵等對粵事通電

張礪生對粵事通電

楊森對粵事通電

規箴廣東事變之文電

目次

七

規箴廣東事變之文電

目次

規箴廣東事變之文電

一 中央監察委員覆鄧林蕭古電

澤如子超佛成襄勤諸先生勳鑒：密，奉三十電，回環雜誦，懷疑莫釋，一朝之忿，其詞惟恐不盡，必不出於諸公，必有少年典鐵，惑於流言，擬稿塞責，公等繁忙，不暇詳讀，遂拍發耳。子佛二公遠在海外，澤公常住香港，僅徵請列名，告其主旨，未舉條文，抑又可知。此電主旨，止爲愛護展公，執筆者愛之彌篤，不覺言之過情，其意亦不必惡，若在朋友責善，義可一切容忍，惟所至於普遍關係，又涉黨國，方面一多，倘一有少數率直之人，聞之不堪忍受，可引起極危險之糾紛，結果何堪設想？展公之事，來電引介公電粵，一則謂深恐引起黨國糾紛，特與詳細討論，又謂胡先生欲靜居擇地，謝見賓客，弟等所知事之真相，亦盡於此。彼此政見雖暫有異同，而朋友交誼，實更增深厚，欲避地而城廂屢遷，欲謝見而雜客偶擯，事極尋常，而道路傳說，小報裝點，遠道必尤幻異聞，於是公等之所聞，與弟等當然不同，且因遠道同志，憂惶莫釋，弟等亦有

護侍展公之責者，每相形而不安，致尤親厚者，不能自明，難免用消極方式，表示無他，皆流言之爲害，公等亦深知民國以來千百次之糾紛，成於事實者少半，成於流言者過半。展公之意，不欲遽行遠離，卽恐謝政之事方新，好事者譎傳爲多，倘居遠道入耳之後，於心不安，或偶有毛細之討論，形之函電，必立見鄭重，展公負黨國重望，不能如我等之自由討論，而注意者較少，倘爲僉壬利用，造作汪胡合作等之謠言，設竟更進一步，出於展公防維之外，則汪先生因左右無定，反覆皆可，遂毀其歷史，展公人格，堅如金石，豈願佛頭之上着此微穢？故知安然留京，遇有要政，就近口頭商討，言之較可詳確。卽同志遇有艱鉅，欲請求展公仍負仔肩，隔宿相浼，次晨可應，亦較便利，情以此等曲折，展公未遽出游，同志未贊遠離，如是而已。國議將開，同人正望展公出席，領導羣倫，尤盼公等刻日來京，同抒偉畫，會時詳知展公起居，必極告慰。會後展公頻年未遑家食，亦可計劃南遊，兼旬往返，小換空氣，以利宿疴，切望諸公通告同志，天下本來無事，萬勿聽庸人之擾，故卅電所及可歸諸絕對誤會，彼此可不再論，因卅電出於倉卒，意善而詞未核者至多，卽如電中保舉少數姓名，明抉其失，執筆者似皆不過據

普通之傳聞，隨手摭引，夫筭度支者被疑侵貪，居黨部者，被疑把持，諸如此類，往往局中甚苦，而局外莫諒。澤佛二公閒居自適之日多，蒙此不虞之謗亦少，而襄子二公，賢勞經國，日在要津，賢者之備必常受責深知，若據以爲通電聲罪之資料，皆有商量之餘地，經弟等之說明，執筆者亦必莞爾。且卅電倉卒亦已極矣！列銜自中央黨部國民政府先生司令主席團體以至於報館請其均鑒，而開始則曰提請貴會嚴予處分，此會何會？未及敘明，其倉卒一也。章士釗之高等顧問，小報所傳，毫無事實，此或道遠難知，而彼從未在時事新報作文，久在時事新報者，乃張東蓀，公等與時人皆熟知之，執筆者未察，其倉卒又一也。此等毛細，非敢贅舉，徒欲舉例以慰諸公，見卅電亦止執筆者倉卒陳詞，或未有提請之程度，以勞諸公之躊躇。則釋然于介展之間，一切如常，糾紛不起，黨國幸甚！人民幸甚！千慮之得，伏求亮鑑，敬此特復，弟蔡元培，張人傑，張繼，李煜瀛，吳敬恆，同叩江。

一一 中央執行委員會致鄧澤如等電

廣州中央監察委員鄧澤如同志，古應芬同志，中央執行委員孫科同志，李文範同志，劉紀文同志，并轉候補委員陳濟棠同志，陳策同志，林雲陔同志，鄧青陽同志均鑒：諸同志之於中央，鬮隔未久，憂疑多端，初本家人責難之誠，竟入宵小投機之彀，與敵以隙，欲罷不能，俯仰神明，能無感痛！中央之於諸同志，久共患難，誼若弟昆，卽有違言，終冀握手，故自接讀卅電以後，每獲一訊，輒復泫然！旣爲國家憂綱紀之失墜，又爲諸同志憂環境之困難，簡書不絕，行人在途，呼籲和平，不辭瘖啞，此爲全國所周知，全民所共諒，乃道路傳聞，形勢益棘，共產黨之左右及其他反革命者，竟欲居諸同志於爐火，畫半壁以自娛，此則不特爲愛國愛黨者所不許，亦爲愛諸同志者所不容終默者矣。總理以國民革命之責任付諸全體黨員，由全體黨員產生全國代表大會，由全國代表大會，產生中央執行委員會，由中央執行委員會，選任蔣中正同志爲國民政府主席。按諸法章，統系昭然。况國民會議旣開，訓政約法已定，蔣同志之進退，非三數人能指揮，此義至明，無煩翻縷，中央對於諸同志，不合法理之糾彈，固能曲諒，謂爲一時意氣，別有因緣，然而白圭之玷，雖尙可磨，黃雀在後，其何能免？此中央所念念於

諸公者也。凡政治集團之得相與維繫者，其道有二：一曰平生相信，一曰紀綱相守，今與諸公相處者，倏然翔集，暫若甚歡，然而追念平生，則有如馮道者，有如李闖者，有如少正卯者，信守總理遺教，服膺主義，始終一貫者，諸同志思之，能有幾人？諸同志此次扶筴而南，以就烏合，力不足以馭驕悍，法不足以制反側，瞠目拱手，伴食畫諾，其爲痛苦，已難言喻！况既冒首違約法之嫌疑，又身毀黨紀之保障，進退失據，比匪終凶，此又中央所念念於諸同志者也。中國大患，厥惟赤匪，湘贛大軍，合圍已久，節節搜剿，彌難可期，乃自粵中生變，赤氛復熾，益以汪張相爲呼應，浩劫之碑既隳，長堤之口將決，小則糜爛兩粵，大則顛危全國，誰爲引狼入室之人，孰負放虎出柙之責，蔣中正同志受命剿匪，夙夜匪懈，成算已定，指日肅清，而諸同志之左右，竟欲竊騎劫故智，爲赤匪解圍，若不於此幡然警醒，自謀謀國，則洪水猛獸之難作，亡國滅種之禍成，總理之靈，天下之口，無一願爲諸同志恕；而諸同志所悻悻於意氣，斤斤於鷄虫者，又何在哉？切望大澈大悟，勿以一專之差池，召不可收拾之禍害，勿以一時之意氣，毀悠久光榮之歷史，勿因環境惡劣，減損回頭之勇氣，勿受小人浸潤，搖動革命之目標。

。中央對於諸同志，願共終始，絕無成見，但念黨國任重，豆其事急，特致肫誠馳電勸告，中央秉承總理遺教，全國付托，認爲惟有督促國民政府積極剿匪，乃足以定社會之秩序，廓清訓政之障礙，同志間一事之爭，一時之誤，舉願以甯息之中懷，定是非於他日，諸同志其勉之！中央執行委員會卅叩。

又

暹羅蕭佛成同志，檀香山林子超同志，陳耀垣同志，上海李協和同志，馬星樵同志均鑒，廣州諸同志新有誤會，濫發通電激起糾紛，恐諸同志未知其詳，今將勸告廣州諸同志電文一通奉聞，文曰（文同致鄧澤如同志等電）等語，請諸同志協同勸告，不勝企禱，中央執行委員會（三十）印。

三 蔣委員中正在中央黨部紀念週對粵事之重要報告

——二十年五月十一日——

主席，各位同志：我們念總理遺囑最後兩句話，「最近主張開國民會議及廢除不平等條約」的時候，總想到總理從提倡廢除不平等條約，主張開國民會議起，如今已

有六年。經過這六年時間，我們能有今日遵守 總理遺囑，完成 總理遺志的一天，這是我們全黨同志，非常欣慰的事情，也就是全國國民，一種非常的安慰。全世界對於中國表同情的民族，也都發出贊美中國的輿論。國民會議開過之後，我們國家一定更有光明的希望，並且能很迅速的達到廢除不平等條約的目的。全國國民，全黨同志，對於這次國民會議，應該如何的擁護，如何的認識呢？國民會議所決議的事情，必須切實進行，才不辜負 總理的遺囑，才不辜負國民會議的代表不避艱苦困難，大家集聚在一堂，討論國家統一建設而開的會議。使我們國家，不久即能真正達到統一的目的，這是自從革命以來，積許多光榮的歷史，所得到的最大的成績。全黨同志，應該知道革命到現在第一時期的工作，已經告一段落，第二時期中廢除不平等條約的工作，從此便開始了。我們開過國民會議以後，更要努力加緊革命的奮鬥，然後才能完成 總理遺志，才能做本黨總理的信徒。

其次，在這國民會議開幕的時間，有一種謠言，就是關於廣東的問題。廣東問題是本黨內部的問題，我們很不願意因黨內的問題，使廣東為本黨的事情，而受到痛苦；因

爲廣東是我們革命的根據地，總理在廣東的時候，廣東犧牲了無數的人民財產，並且我們爲着廣東的統一，和謀廣東人民幸福起見，所以本黨及國民革命軍，不惜犧牲無數的頭顱，才達到統一廣東的目的；由廣東統一之後，才完成中國的統一，這是何等重大，何等艱鉅的事情。我們歷盡無限的艱苦困難，犧牲了無數生命財產，鮮血頭顱，才鞏固那革命的根據地。這次中央監察委員古應芬，鄧澤如等四人，拿監察委員的地位，對於我個人提出彈劾，當然如果我有錯誤，在革命立場，在黨員立場上，應該受監委的彈劾，不能祇求自己悔過，或反省便算了，而要靜候中央的訓令查辦，這件事情，所以四位監察委員提出的彈劾案，無論他的手續是否合法，在黨的立場上言，無論那一個人，都祇有誠心要求黨的公平查辦，或公平處分。

近來忽又聽見第八路總指揮陳濟棠，也有一個通電，響應四位監委，這一點就未免太不好了。我們帶軍隊的人，最緊要的是服從黨的命令，依照黨的主義來做；尤其是我們軍人，格外要謹守黨紀，謹守國家的法律，不能隨便亂講話。如果黨沒有命令，自己就自由發表意見，那便犯了軍閥一樣的毛病，所以帶軍隊的人，尤其是革命的軍人，一

定要服從黨的命令，遵守黨的紀律。黨要怎樣就應該怎樣，必須這樣，革命才能完成，國家才能有紀律。無論那一個人，黨如果沒有命令，他決不能越出黨的範圍之外，輕易說話，或任意行動。現在廣東的情形，省政府主席陳銘樞，已離開了廣東，各位大概都已知道了。又聽說陳濟棠想利用這四位監委的名義，背叛中央，還有講他連絡張桂等軍，並與改組派汪精衛這些人，統統聯合起來，割據廣東，來反抗中央，我們相信陳濟棠如果有革命性，他自己是一個革命黨員，就絕對不應有這種事情；而叛變的事實，也就決不會發現。不過這裏面的內容，可同各位講講。因為各位在座的同志，多是黨員，所以特在這裏，順便報告一下。

駐廣東的第八路總指揮陳濟棠，中央在廣東每月的收入，完全撥給他做軍費，這還不夠，還要在廣東省收入項下提款。他的軍隊，一共祇有五師人，照中央規定的軍費算，不到一百五十萬，每月便可發清全餉，現在陳濟棠每月却要到四百三十萬之多以中央軍隊比較起來，差不多已在三倍以上。這四百三十萬的中央軍費和地方經費之外，還有在廣西所佔領的地方，亦有八十萬，也不由中央支配，不報告中央，合起來大概有五百

多萬。以五師人，而每月要五百多萬軍費，世界上無論古今中外，都沒有聽見過。所以這個問題，可說醞釀已是很久了。因之廣東省政府主席陳銘樞，一事情都不能做，就是賭也不能禁，土匪也不能肅清，一切的收入，完全被他的軍隊把持，什麼事情都不能動。陳主席本已早想辭職，但我總是勸他，現在廣西的戰事還未平靜，對於這種軍隊，不良的習慣，祇能漸漸把他改良，現在不好叫他馬上就範，致使地方不安，這樣的情形，已經很久了。同時，陳濟棠對於陳銘樞的不滿意，亦已很久。因為陳銘樞是一個省政府主席，財賦總不能隨他的意思征收，尤其是中央已經下了裁厘的命令，厘金實行裁了之後，他的軍隊，在各處把持勒收的厘金，也完全不能再收；這一點也是他們所不滿的地方。他恐怕陳銘樞同他算賬，因為中央編制的軍費，已有規定，他五師人至多不能支過一百五十萬，但他五師人為什麼要五百幾十萬呢？這是他不安於位最大的一個原因，所以我想起來，如果陳濟棠是有革命知識，有黨員立場的人，一定能夠明白，中央決不能讓他這樣過去，這是中央革命的政令，所不容許的事情；而這些事情，又完全有電報公事，可以稽考，統統有事實，可以證明。所以設使果有這種事情發生，他們內部，一

定也不免要發生衝突。不過他這樣一來之後，既是拿軍隊的武力，驅走一個省政府主席，並且又是用武力來挾制中央，威迫中央。這種事情，我們相信他如果是有一點革命頭腦的人，就決不會做這種叛亂的事情。由這一點推想起來，他是決不敢主動這件事情的。常民國十五年的時候，總理帶了許多軍隊北伐，在江西方面進得很快，已經到了吉安，後來陳炯明在廣州獨立造反，遂使北伐的軍隊，不能成功，而且失敗。但是我們革命軍隊，雖是失敗，陳炯明到最後却做了千古的罪人，而且到最後，他還是根本失敗。現在正是中央軍隊在贛南剿匪，已經把共產黨土匪圍困起來，馬上便可以消滅的時候；如果陳濟棠要冒天下的大不韙，一定要學陳炯明的樣子，使得我們把共黨已合圍的軍隊，不能即時剿滅匪共，那末陳濟棠就是第二個陳炯明。他的軍隊，是有革命歷史的軍隊，不能走反革命的道路，違反全國人民的心理。由這一面看來，如陳濟棠尚有革命知識，當然就不會主動這種事情；如果要主動這種事情的時候，那末他就是第二個陳炯明，一定要同陳炯明一樣的失敗。因為我們國民革命軍在過去無論那一個叛變，那一個便被消滅；就是想同陳炯明一樣的苟延殘喘，幾年幾月，亦不可能。這種叛亂，不光是為全國

所不容，即廣東革命根據地，——本省的人民，也將不會容許。這樣想來，亦可證明陳濟棠不會叛變，不敢造反。

陳濟棠如果叛變的時候，他必定還要同改組派合作，並同張桂軍共同反抗中央，如此他就未免太蠢了。各位已經知道，廣東的民衆，廣東的軍隊，都曾受過我們革命主義的感化，是非順逆，利害公私，一定都很明白。無論是廣東的軍隊或人民，又都一定知道三民主義，知道本黨革命的正確道路。這幾年來，我們已把叛變的改組派消滅，已把張桂軍消滅，並且廣東的軍隊，爲着改組派而死傷的人，還不曉得幾多。廣東人民，爲了張桂軍遭燒殺的，也不曉得幾多，那是決不會忘記的一種兇殘而痛苦的情形。廣東的人民，廣東的軍隊，對於改組派張桂軍，都是痛心疾首恨惡有加，他們一定不會忘却自身親受的災害，如果陳濟棠要拿從前的冤家仇敵，當作現在的朋友，把朋友當作仇敵，聯合各種反動勢力，來反對中央，這事情實在太蠢了。不僅是廣東人民，就是廣東的軍隊，也不會原諒他。如果陳濟棠走錯了路，聯絡改組派張桂軍，那就不僅是中央軍隊要打他，他自己的軍隊，和當地的人民，也一定要反抗他，而他就不久自會消滅了。

就上面所述的理由看來，廣東軍隊，絕沒有反抗中央的餘地，也沒有聯合反動勢力來反抗中央的理由。因為這事情實在太蠢，我們相信這事情起頭的時候，或許有反動派陰謀煽惑，但到最後，他如明白現在革命的情形，尤其在現在國民會議正在舉行的時候，一切不平等條約快要取消的時候，他們如果要無理取鬧，真像陳炯明一樣，來背叛本黨，反抗中央，那他就是第二個陳炯明，他應該不會這樣愚蠢。所以就這次事變的內部情形，分析起來：在國民會議開會以後，尤其是黨國的基礎已經穩固的時候，再沒有第二個陳炯明出來，可以破壞黨國，背叛中央的。這一點在今天紀念週的時候，特對各位同志，大略的報告一下，使大家可以安心。其餘的事情，因為國民會議開會的時間已到，不能詳細報告。（完了）

四 吳委員敬恆對粵事之答客問

（問）現在時局，到底還是和平呢？還是要戰爭？你知道中央的意志如何？

（答）我向來是浪漫慣的，十分緊要的內容，我止是知道得甚少，但我曉得、自從

國民會議開過後，中央想實行約法，應有先幹的兩件事，一是大規模的剿赤，在短期內把贛楚的赤匪，撲滅淨盡。二是督促地方政府，將各處的土匪，也嚴密的肅清，把只兩件事幹好了，才說得到一切，至於廣東要想幫助匪赤，掣政府之肘，使無法進行，且恐天下不亂，急燃改組派等之死灰，政府自然叫苦。但廣東今番的大集會，除了改組派等之外，其餘的人，皆曾慫恿過政府，用兵討逆，結果是差不多上了當，他們此仆彼起，慫恿討逆的，轉瞬就謀逆，好像預先約定，用小鬼跌金剛的方法，叫人疲于奔命，把人民弄得九死一生，他們以為想得利的可得着利，想出氣的可出着氣，故爾我想此次中央決不輕易再下討伐令等等，再上老當，暫可以放任一下，叫他們在這剿匪時節，良心發現，對不過人民，漸漸的散夥或改正，所以和平固是保不定，戰爭也是說不到。

(問)你知道陳友仁孫哲生的到粵，並不是去調和，是去加入熱鬧的嗎？逼人下野的通電，已經發出嗎？

(答)我聽到陳友仁同孫哲生同行，已是驚奇，又聽到汪精衛古應芬李宗仁許崇智陳濟棠白崇禧都可濟濟一堂那是北平擴大會議以後，又疊起一個垃圾堆，在大垃圾堆裏騰

出來的怨氣，當然冲天，逼人下野，已是客氣到萬分的了，承改組派特在香港南華報上轉了幾個電稿寄來，信上寫「敬恆老狗，且看此報，……吊你媽寄」我才看見他們的大文章，他們知道我狗嘴裏掉不出象牙來，慣會戳穿他們的西洋景，所以他們急急乎毀我的人格，知道還不是蒼髯老賊，皓首匹夫的漫罵所能糟蹋，於是又造了監察院彈劾某主席，由某主席賄賂吳稚暉，得以保全等之奇談，把我擲倒糞坑裏去，只就是陳公博造我得到李任潮金錢美女的老法子。但是我這「有忌憚小人」的劉老老，就給共產黨來剝皮也不怕，對了準共產黨開幾句玩笑，是任憑如何，連我自己也塞不住自己的口的。

（問）他們剪來的是那幾個電報呢？你想電報的主動是誰呢？

（答）他們剪來的，一是唐紹儀等二十二人的有電。一是孫科個人的宥電，其餘還有些零星記載，罵人的話，說到電報的主動，就揣測不出了，據我所知，只二十二人，約分六派。

一是超然派：就是唐紹儀王寵惠林森李烈鈞四位先生，唐先生自是一個老前輩，但他的觀察，往往糊塗，民國十三年監察委員謝無量先生，曾隨了孫哲生先生在上海見唐

，唐對哲生說話，大意以爲你還懂得道理，你父親常常不對，批評人家的父親，可以不對，那末現在止是批評人家的朋友，當然更可以不對。他是沒有工夫細細考量的。王先生始終是爲出席國際法庭，昨天還同李石曾先生通長途電話，他是絕不願與聞是非，他的名氏，是隨便砌下去的。李林兩先生，也各在一方，他們不曉得如何措詞，遠道以爲要替胡先生說話，被人徵求列名，或許漫應其請，或者是被砌的。

二是古陳的國民黨右派，又分兩個性質，甲是鄧澤如，蕭佛成，陳耀垣，鄧青陽四位先生，鄧蕭二先生堅決反共，愛好中國，聽了一面之詞，先入之言，或因打着抱不平。容許列名；乙是古應芬，陳濟棠，陳策，馬超俊，李文範，劉紀文，林雲陔七位先生，是發難的中心人物，但除古陳外，止是親者無失其親，不能不裹入罷了。

三是西山派：就是孫科，許崇智，鄒魯三位先生，許鄒跑進了擴大會議，本與孫先生異趣，孫先生是一觸就跳的。有人（如陳友仁之類）知道不將他牽入，各派將黏不攏來，所以就把他也据上爐火了，好在他是誰也願意他太平平，決無災難的，至於許鄒，是正想 outcomes 寡氣，不必我說略。

四是桂系：就是李宗仁先生，李先生本是古陳的死對頭，大約古陳聽了西山派的德惠，要改組派加入，那就與改組派成爲新相知的桂系，不能不連帶加入。

五是改組派。便是汪兆銘唐生智兩位先生，只是他們的時來運來，替他們失敗於北平後，來吐口惡氣，但他們一闖進去，必有喧賓奪主之可能，故目前汪先生要避免衝突，正在小心謹慎，力抑其徒黨，是十分辛苦的，但狐狸尾巴終是要拖出來的。

六是國民第三黨：便是第一美男子的陳友仁先生，他與譚平山鄧演達結合爲一黨，恐畢竟對於第三國際負有使命，他是乘機攪動的要素，只番塗了保護色回國，就想造機會的，現在是來得正好。把六派的結合看起來，除唐鄧林蕭等被動外，而電報是你一句我一句說着，一個筆健的人寫成，尙無所謂主動，觀於孫先生又個人特發一電，以明其不得已，他也是被動的罷了。

（問）這一回的糾紛，其原因何在，你當略知一二，究屬專爲了胡先生的問題嗎？

（答）我想胡先生的問題，是目前的原因，而原因的原因，却在他們二十二人有電中幾句緊要話，他們裏面的古陳諸先生亦沒有注意，有電起頭有一段，他們說：「自國民

革命軍完成北伐，統一中國以來，固已有實行本黨主義，以造福於國家及人民之機會，乃爲執事斷送都盡，人民之失望與怨毒，達於極點，爲同志者忍無可忍，始奮起以抗執事，屈指計之，自十八以來，國內所有戰爭，皆由對執事一人而起。「只種話似乎說得太簡單，請教「十八以來」，第一次戰爭，豈非就是討伐桂系，今可由古陳先生與李白先生並坐談心，既「同志忍無可忍，始奮起以抗執事」，盍爲而古陳先生偏又對忍無可忍之同志，助執事以相抗，公等諡之曰桂逆，我等在湯山齒爲之震，然當時公等亦知國家之大決未可爲「執事一人」，任人逞兵作亂，八股先生所謂國家自有常刑，天討在所必加，我等不能不對公等而屈服也。我等知相安一時之不易，爲民命而求隱忍，雖有小理由，自愧爲姑息，公等爲中央保威信，飭紀綱，自是正大，然境過情遷，昔日以爲大義者，今日竟以爲「執事一人」之罪案，不無滑稽之至矣。所以五月八號孫先生已允赴京矣。其夜馬超俊先生至張宅，言孫夫人恐孫先生至京有不利，張靜江先生未加深思，乃言我等可担保，馬先生卽調侃曰：你們失信於任潮矣，恐難取信。我卽忿然曰：此言出於悠悠者之口則可，若出於馬先生，你能還問古先生，負保險之責者，我等乎？古先生

乎？此非翹及瑣屑，以逞其悻悻。特欲追懷往事，致其曲折之思，那就陳迹愈分明，可備彼此之絜矩而已，把往事總算賬起來，公等則嚴正，我等則浪漫，惟以公等之嚴正，致「執事一人」成罪案，未免大上其當，而古陳先生等因此而種惡因，直牽連而有今日。

（問）何爲以公等之嚴正，致「執事一人」成罪案，未免大上其當。

（答）總理之教，則爲均權制，不偏於中央集權，或地方分權，這個精義，不容易適合，所以主浪漫的遂有分治合作之希望，固屬有幾分不合，而主嚴正的，遂持民主集權之論，亦未免稍過，努力奮鬥之同志，多偏於嚴正，所以對於不能集權，常若有礙統一，於心歉然，其實我們人類的感情，容易偏執，保護統一太殷，常企圖調兵遣將，能用一紙命令，馬上遵奉，方以爲能收集權之效，假若有人自行擅逐大員，在所必問：設或竟敢反詰中央，意圖逞兵，在所必討，只是坐在中央，議論集權，而嚴正者以爲此是軍政的常軌。這就是古陳先生幫助中央，稱桂爲逆，並不以「執事一人」爲嫌也。又如最近吾於財政當局的集中財權，偶有微詞，立法院的陳長蘅先生，亦不以我爲非，然彼又迷信學說，以爲多有特別會計，財政乃無法整理，則復隱贊財政當局之銳意集中，此又議

論集權而嚴正者，以爲理財之常軌，然一至軍事屢戰勝，行政較有力，財政將集中，而所謂「執事一人」，自然獨當其衝，果否「執事一人」，竟有一人獨占之意，則未經蓋棺，無從論定。然就表面而觀，一若戰勝爲彼一人，勤政爲彼一人，集財爲彼一人，加以挾貴挾賢挾有勳勞者，集人之權，彼不自覺，權爲人集，乃不勝其束縛，於是昔日導人集權者，異日忽指集權者爲自利，喜怒隨境遇而用事，前後判若兩人，彼執事一人，異日果將爲獨占之一人，多受指摘，自亦應當，倘若止爲國家辛苦，集權亦不受人見諒，豈非大上厥當，早知今日，古陳先生竟指昔日討桂等爲罪狀者，不如當日胡陶一發迎頭痛擊之通電，執事卽於四十八小時內向桂引退，省得後來對於張唐閻馮，做盡冤家也。

（問）何爲古陳先生等因此而種惡因，直牽連而有今日。

（答）我輩自命爲新人物，終需稍有清空氣，革命決非爲富貴，止爲主義，這一點點的小觀念，應常常存着，所以劉老老常出入大觀園表面止似趨炎，內幕亦有苦痛，因爲若姓名常不見於黨議之冊，局外人亦可起不合作之揣測，故依回裙屐之中，自爲高尚故舊所不善，而涇涇然不敢自逾于冬烘先生之待遇，卽所以保持「有忌憚小人」之地位

，此非忽於百忙中自作佳傳，因為執筆而論是非，終需明示他人以個性之概念，則或有所責備于賢者。亦使知此人之主張所在，故有云云，即或不至疑及其人之無理取鬧矣。

革命決非爲富貴，止爲主義，既當第一步常常自省，而再進一步，對於自己所持之主義，尤當商量不叛，古人對名位而致其忠貞，今日自可無此封建思想。然對主義相同，既已合作之集團，亦當自有其忠貞。不然，一不得志，即起此處不留人，自有留人處之憤慨亦將等人道於馬牛，吾於十三年國民黨改組時答華林書中，即斤斤以此討論也。吾人今日之集團，一絕對反赤之集團，故吾之朋友，子爲共產黨，即絕其子，婿爲第三黨，即遠其婿。亦古人大義滅親之微意，如何可以一不得志，即南越北胡。隨便亂走，昔仇今友，隨便集合，此擴大會議之所以見諂於中外，而今日廣州六集團之不倫不類而湊集，又於人類存污點也，如何鄧澤如汪兆銘並坐，古應芬李宗仁同席，陳濟棠白崇禧握手，唐紹儀陳友仁脫帽，而肌膚之上，能不起毛粟，此吾所以嘆爲惡因。

但此不忠貞於自己主義集團之惡因，恐更源於雖做新人物，而空氣不大甚清之故。觀於近日陳真如先生在日發電，忠告陳伯南先生，其意若曰：「逐我一人已可矣，更欲

盡剪保安隊，則又胡爲者。」則此次廣州衝突之原因，起於陳伯南要趕走陳真如，此廣州三歲小孩，都能言者，卽全國稍知時局者，亦個個知道已久，陳伯南，何以要趕走陳真如，其內容卽源於討桂，古陳先生有大勳勞於國家，陳伯南自應取李任潮而代之，乃有陳真如橫插而入，無從得代，於是不得不處心積慮，出於趕走之一途，趕而爲權乎？則今日詬詈「執事」爲占領一國者，自己卽欲占領一部，空氣一不清也。趕而爲利乎？則今日疑心處理國家之財，卽若個人之財者，自己卽欲私有一省之財，空氣又一未清也。故有第一惡因，遂種第二惡因，而胡先生問題，遂產生於夾縫之中。

（問）何爲胡先生問題，遂產生於夾縫之中？

（答）因有胡先生問題而趕走成，因謀趕走而有胡先生問題，故曰胡先生問題產生於夾縫之中，觀於今日趕走亦必小動于戈，則方其謀之之時，隱恃其干戈可知。古先生曷爲而一去再去，勢將久假不歸，其政見之參差，牽及於有關係之旁人，乃自然之趨勢，政見彼此不同，乃日日所有，時時所有，何至遂生問題，殊不知甲乙相共，政見偶相不同，無不可以相忍，亦且相諒，此常事也。惟甲乙政見不同，起於丙丁互謀，響應而來

，而丙丁之互謀，仍進行不已，則甲乙不相諒之情必顯，至少必有消極之動作，請問一經發生辭職之事，若有人仍如今日，必利用其名，以遂趕走之謀者，留則加以扣留之名，去則加以迫逐之罪，借爲口實，有以異乎？恐無以異也。

（問）既然左右皆罪，自然無可理說，而胡先生個人問題，將如何解決？

（答）胡先生個人問題，無所謂解決不解決幾幾乎可以說本無問題，亦用不着解決，過去之事實，胡先生至今血脈猶高，即預定將要出游，本來未可旅行，至於將來病愈後之行動，原可自定，我們朋友所望者。胡先生若去廣州，爲人挾入垃圾堆，與汪先生周旋，必非胡先生所樂，因胡先生爲吾反赤集團之主人翁，決不能與準赤集團之首領汪先生，爲政見之妥洽，果如今日廣州大張旗鼓，以爲師出有名，即因有人「扣留胡先生」，胡先生即欲敬領彼等之情，請問三四年本未出南京一步，不過偶謝政務之繁劇，稍資休養，而中央黨部之常務，依然悉待主持，他人存問請會，常致殷勤者。乃稱曰「扣留」，將使避去若浼，反使與他人主張伴往冰天雪地之木司科，曾經滑稽的被稱爲「充軍」者，偏能胡汪合作，並坐鼓簧，並坐鼓瑟，豈不使胡先生聞之而噴飯。故以胡先生問題

爲名，意在趕走同官，以鳴不平者，不過一時糊塗，與前年桂同志趕走湘主席，原板翻印，絲毫不走數，若古陳先生就近與李德鄰先生一提往事，當年諸先生諡之爲逆，尙有理由，知當時非爲「執事一人」，必能幡然改圖。若竟欲借胡先生問題表顯中央不合不顧一切，激起戰亂貽禍人民者，則何以可以聯合會主「充軍」之汪先生？主義可以自叛，且不必說而救護胡先生之誠意何在？這個西洋景一拆穿，我想鄧澤如先生必首先曰上了大當。廣州人民亦無非知道拆去十六年十二月十一日大屠殺之紀念碑，絲毫無意於胡先生，是表顯明白，止是便利汪先生，甲乙丙丁，拔茅連茹的先引進改組派，更引進第三黨，終了引進共產黨，再起大屠殺而已矣，我想說到這裏，孫哲生先生必大起恐慌曰：吳稚暉瞎說，應下拔舌地獄，我們有唐紹儀先生保險，有何懼哉！我答曰：你們引進汪先生，是對胡先生無誠意，你們儘可以飛進多舌天堂，也已辨不得，至於唐先生是開過保險公司的，他的公司牢靠不牢靠，應該注意一下，好了，且看下文罷！好我在準備督督共產黨剝皮風味的人，也不怕什麼大屠殺，反正孫先生通電是深懼共禍的，孫先生必有最後弭亂的方略，安慰我們。

(問)你說孫先生也是被動，何以我們這回聽見孫先生單獨發的電報不少，而且說得很利害呢？

(答)孫哲生先生止擅長建設實行 總理的實業計劃起來。他是一個宵子，至於處理黨國被人利用了，他就發了少爺脾氣，青天沒有箬帽大，什麼新奇的話，都一說就出的，他倒也不願意袒護那一方，一冒火，可以替甲痛罵乙，一認錯，又可以替乙痛罵甲，他罵起共產黨來，咬牙切齒，但他在漢口的時節，替共產黨說話，他曾經表示過國民黨也可以不要的意思，或者都是人家替他做着，他來秀水木梢的罷，只回廣州，弄得把那一個人名說話，都不相當，所以這根水木梢，權且請他秀一秀，他等待知道上了當，又會把自己說過的話，叫人替他一一駁過的，他一天到晚留心建設，那裏高興管許多，不過他有資格說謔話，鬧不出亂子，不比我們說說笑話，還要斟酌斟酌爲善，但是他的謔話，黨國人民會因他而吃苦嗎，那就他也不負責任了。

(問)這件事情究竟如何呢？

(答)究竟如何，且要看發展到如何，才再能討論。但是我們的朋友，這回被感情完

全用了事去，把扣留兩字，自己催眠，弄得唉聲嘆氣，就隨便容許充軍別人的，也來貓兒哭老鼠，跟着慈悲，恐最後一幕揭開來，是一齣容共集團大勝利，反赤集團大崩壞的把戲，第三國際吃吃作鷺鷥笑，我們是要鼓起一點振不起的精神出來，想想法子，不是隔岸觀火，可以事不干己的呀。你想我們贛楚的剿赤，嫌現在的方法，精神還覺不夠，廣州這班不思議的朋友，還來分我們的精神，難道止有古陳等心中的乘人之危，更無汪唐等心中的一帆風順，在那裏各門法寶嗎，我們止有一條路，拿起精神來先撲滅贛楚的赤匪，使之淨盡，他們如果無舉動，他們裏頭也有懂得中央威信及紀綱，應該要不要的。他們自會悔禍，否則他們幫助赤匪來擾亂，也當他赤匪一樣待遇罷了。

五 吳委員鐵城復古應芬電

限即刻到，片刻不得停留，廣州古文官長湘翁尊鑒：密，東日復電誦悉情詞懇切，至佩。弟自東北甫返，鑒於華北赤禍伏流，有一發不可收拾之勢，決非現在之江西所可同日而語。正懷忱間，而粵中謠啄頻傳，可爲心悸。今日之黨國，原爲總理及先烈所

手創，亦爲國人所託命，正值風雨同舟之際，詎能爲箕豆隔釜之燃，稍一不慎，同歸於盡。至展公與介公間知好，偶有違言，朝夕不難如故。現介公及中央同志，均決堅請展公，卽日出席國民會議，共商國事，外間謠啄，當可不辨自解。而中央團結同志之意，多爲同人所諒解，弟愛黨國愛鄉土，對於當年總理輔弼，同深敬愛，惕於閱牆之戒，冀免同室之戈，竭力斡旋，消弭隱患，凡所陳報，弟負完責，望卽釋除誤會，安定人心，共維大局。我總理在天之靈，實式憑之。并希轉達各同志，及賜復爲荷，鐵城叩冬申。

六 國民會議對粵事之文電

警告陳濟棠電

——二十年五月十五日國民會議第七次大會通過——

廣州第八路總指揮部陳總指揮，香師長翰屏，余師長漢謀，李師長揚敬鑒：本會議代表全國國民，方集合首都，以定國家長治久安之計，而執事忽有江日通電，撫拾鄧林

規箴廣東事變之文電

蕭古四監委失實之彈章，對於黨政措施，肆意攻訐，道路傳聞，且謂執事調動部隊，似將別有圖謀，本會議殊爲駭怪，執事身隸黨籍，重膺軍寄，以黨的紀律言，黨內一切問題，應由黨的最高機關解決，凡屬黨員，祇有服從黨紀，未容紊亂系統，自作主張；以國家綱紀言，軍人以絕對服從爲天職，未得上級命令，不得擅移部隊，尤不得越位失序，對國家政治，任意發言，自來軍閥倡亂，動託兵諫之名，卒之民意共棄，罔不接踵覆亡，自李白張唐以迄閻馮，往事昭昭，可爲殷鑑。和平統一爲總理病榻彌留所垂囑，亦舉國民衆一致之祈求，數載以來，中央戡亂平逆，日昃不遑，費無數之犧牲，擲巨大之代價，僅乃得有此日乂安之局，豈容任何個人加以破壞，且今日赤氛未清，撻伐方殷，憔悴民生，亟待蘇救，苟稍有愛國恤民之志，宜竟此九仞一簣之功，又豈容自亂步伐，使頑寇聞風益肆猖獗，民意國是趨向至明，執事乃於此時張皇騰譏，忘出位之戒，聳天下之聽，若無所愛於昔日光榮之革命歷史，亦無所惜於國內和平統一之基礎者，事之不祥，孰過於此，本會議遵奉總理遺教，確認國家之武力，當擁護國民之利益，而國民之需要必保障之，以嚴正之法紀，斷不坐視法紀之凌夷，亦不忍執事之自墮其令譽，而貽禍

於國家，用是正式決議，代表全國民意，對執事鄭重之警告，唯民意之裁判，實禍福之攸繫，望懷懸崖之危，勿貽噬臍之悔，何去何擇，唯執事爲國自省。國民會議刪。

告廣東全體將士電

——二十年五月十六日國民會議第八次大會通過——

廣東全體將士公鑒：陳總指揮江電發出後，本會議曾以一致之決議，正式致電警告。陳總指揮身爲黨員，重膺軍寄，貿然爲出位之言，露異動之跡；是非顛逆，既已彰明；成敗利鈍，不難預料。夫以陳總指揮言之乖謬，同人等猶不恤重致其惋惜，而望其悔悟。矧諸將士自來服膺總理之主義，歷次躬與革命義戰，同爲黨內信徒，同爲國家干城，在此禍福成敗之關頭，詎能無一言以互勉。夫和平統一，爲總理畢生所訓示，亦爲今茲國民會議一致所擁護，萬衆一心，昭然若揭，苟有違反潮流，圖謀不軌者，覆亡立見，無待著龜。夫以過去民意，未盡發揚，而弄兵禍國之軍閥，猶相繼同歸於殲滅。况今日國有中樞，民有喉舌，黨紀國法，彪炳宇內，皞日之下，宵露曷存，且革命之武力，宜合民衆爲一體，革命之武力，爲民衆之武力，尤爲總理平昔所期望於革命之

軍人者。革命軍人，可爲主義所驅使，而不能作個人之工具，革命軍人，樂爲國家效死，而不願爲私人捐軀，故其事業功名，揚溢宇內，流播無窮。不革命軍人，則可誘以利而脅以威。昔日軍閥禍國，以個人私欲驅策將士，而將士因未受主義之薰陶，盲目附和甘受劫持，無益於國，終戕其身，事之可痛，甯過於此。革命軍人與不革命軍人之榮辱，有顯著之區分，可知真革命軍隊，決不甘爲叛徒所驅策。我粵中諸將士，久居革命策源地，對於總理遺教，國家紀綱，濡染浸潤既久，自己瞭然。陳總指揮爲政府官吏，義應應從，今遽爲出位之言，若不自澈悟，則己身不正，何令可行；本會議深知駐粵將士，具有革命之歷史，久著奇偉之勳勞，於此順逆成敗之間，自有効忠黨國之道。瞻望前途，曷深眷念，具布斯意，惟三思之，幸產甚！國民會議銑印。

告廣東民衆書

——二十年五月十六日國民會議第八次大會通過——

廣東全體民衆公鑒：自鄧林蕭古四監委發布三十日通電，繼以陳總指揮江日通電，撫拾浮詞，淆亂觀聽，舉國駭然，羣情惶惑。近數日來中外報紙記載，且謂八路總指揮部

，積極準備軍事動作，以圖威脅中央。自昔軍閥弄兵，亂端未開以前，輒有文士奉承意旨，先假文電，以爲張目。而細究其內容，無非預爲啓釁之張本。此次粵省事變，不幸竟與歷次軍閥之興兵，行動如出一轍。查四監委通電之內容，自言爲對政府之彈章。夫以監察委員對黨之政府，行使監察職權，固非同人等所欲過問。然中央監察委員會對於四監委之彈章，既認爲失實，而拒絕受理；鄧林蕭古身爲監察委員，自應服從監委會之決議，而監委會以外之人，更不應於此有任何主張。乃中央監委會對鄧林等之復電，方經披露，而陳總指揮忽有江日通電，摭拾鄧林等失實之彈章，以危天下之視聽。陳總指揮憑何資格，依何立場，爲此不負責之言論。同人等代表全國國民，出席國民會議，方接受總理之遺教，議定訓政時期之約法，與全國國民，共促三民主義之實現，樹國家萬年之宏基，議定約法以後，並已通電全國，擁護和平統一，警告陳總指揮矣，夫廣東者大之爲中華民國版圖之一部，小之爲中華民國之粵籍同胞利害所寄託，斷不容三數軍人，所得據爲己有，更不容三數軍人，資以孤注一擲。今若不幸有人據此作亂，不特全國和平，於以破壞，卽地方治安，亦必因而搖動，况湘贛邊境，赤氛未熄，呼嘯而來，

糜爛立見。彼赤匪者，將資以爲得利之漁翁，吾全粵同胞，何忍重爲失火之池魚，卽此利害關頭，已足憬然澈悟，且廣東爲革命策源之地，全粵同胞，浸潤於總理遺教，至深且摯，和平統一之大義，早已家喻戶曉，地域偏見之謬誤，宜必明辨熟思。身臂幹枝，本爲一體，國家地方，原同休戚，際此安危治亂之會，同具甯人息事之心，本會議用是謹對吾親愛之廣東同胞，致其無窮之厚望，並深信吾親愛之廣東同胞，見聞較近，燭理必真，對於三數不肖軍人，破壞和平，瀆亂紀綱之行動，原無待本會議叮嚀，自能奮起正義，翊護中央，以堅卓之精神，戢亂塔於指顧也。海天遙望，不盡惓惓，國民會議銑印。

附國民會議廣東代表林植夫忠告陳濟棠書

伯南先生：

植夫等一行抵滬，卽聞粵中有政變發生，同時而霍廣河代表，卽多方恐嚇誘惑，並攔阻植夫等入京。植夫等以身爲國民代表，其目的在於遵奉總理遺教，出席國民會議，不應因本省政局有何等變動而中止，更思噩耗之來，或係出於謠傳，如先生者，在

過去革命立有殊勳，其所擁護中央，討伐張桂，亦極爲熱烈，應不至有何等異動。於是半信半疑之中，相約於五月三日夜車入甯，及翌日抵京。則種種謠傳，均成事實！曰中央四監委古應芬等之反蔣通電也，曰廣東省市黨部之響應通電也，紛至沓來，最後而先生之通電，亦行到達。植夫等深爲先生惶惑不解，因不能不於會畢公暇之今日，貢獻數言，以資採擇：觀先生等責難蔣公，不外爲胡先生隱退一事。先生等謂蔣公將胡先生拘禁爲違法，今卽退一步，而承認蔣公拘禁胡先生爲事實而是違法，應爲先生等所反對，所力爭，但先生既攻擊他人違法，則先生等自身應必守法始可。以法而言，在政的方面，目前有國民會議，在黨的方面，不久亦有全國代表大會召集，此等機關均爲全國民意黨意之最高機關，先生等應先向此等機關提出彈劾，不應率爾興戎。今更退一步言，卽假定此等機關，完全不能代表民意與黨意。先生等既係愛黨愛國之人，亦應犧牲一己，不應與師動衆，使無數萬人民犧牲而自處於安全之地位。先生攻擊他人，則知以法爲後盾，其自處則不問法的手續之如何，又如何可以使人信服。况胡先生隱退情形，與先生所宣傳者絕不相同，卽一般人民不明真相者亦多云：「此乃黨中事情，與人民無預，

人民只要能和平能統一，如此等事件，任再發生若干次，都無問題。」又即有認胡先生拘禁爲事實者，亦多作進一步之解，謂：「此乃非常之事，必有非常之內容在。」吾人聞之，可知民意之如何矣。

此屆國民會議，到會代表幾達全部，初不因先生等之破壞而稍減，即先生等所否認之粵省代表，除三數不明事理之人爲先生一派所恐嚇誘惑者外，其餘大多數無不自動的來京集會，（霍廣河對植夫等云，如果入京赴會，則將來不用想再行返粵，一面在旅舍招致粵妓以圖鼓惑，復贈譚偉民等數百元，恐嚇鼓惑，則各代表所共同目擊，賄款則係譚對植夫所言，察其意只要另外有人贈額或更多之金錢，則彼亦不難入京者），粵省代表多數從未過滬，且離開會之期尙早，故主張留滬觀光兩日，中央招待員蕭吉珊先生當即聽各人自行動，只約於三日夜車入京，及期只霍譚等三數人不知去向，餘人均完全應約，可知吾人絲毫未受何人壓迫誘惑，其行動完全出於一己之自由。否則吾人固不自由，即霍譚等人又豈能自由他去。及入京之後，所受待遇，亦與各省代表相同，除住宿車票與各省代表同樣由中央供給外，此外粵省代表亦只領得公費二百四十元，初亦未多於他

人，而且閉會後之二十日，中央招待爲決定對各省代表一律停止招待，對於吾人自二十日起，亦一律停止，可見吾人此屆之來京既非受何人之威迫，復未受何人之利誘。不
但此，即在會場中吾人亦曾簽名提出不利於政府之案多件，亦完全未受政府何等干涉。
可知先生等在粵中宣傳我人絲毫不能自由之爲不明真相，又先生等在粵中宣傳中央諸要
人，均已爲蔣公所拘禁，而吾人在會場中可發見諸元老如于右任，張溥泉，戴季陶，吳
稚暉，蔡子氏，李石曾，張靜江諸先進，每日均踴躍出席，至於張漢卿，何敬之，劉峙
，顧祝同，何成濬，韓復榘，何鍵，楊樹莊諸高級將領，亦先生等所宣傳爲一致反蔣者
，吾人在會場中，不獨與之日夕見面，且親聆其對先生發表反對之言論，與擁護中央之
意見。凡此皆萬衆週知之事實，而非吾人所能捏造，亦非先生等所能永久隱蔽不使人知
者也。

此屆國民會議出席代表，何以如是之多，會議進行，又何以如是之圓滿，此無他，
亦即民意之表示也。民國成立垂二十年，幾於無年不戰，其最大原因，不外因國家無根
本大法，不論何人，都可以借革命之美名，而作法軌以外之行動，以遂其私意，即如先

生此日之行動，無人不認先生有非分之圖；又如古先生之反蔣，一般亦均知其係因要求作粵省主席不遂之故，否則先生乃一軍人，不總司令之命令而聽，反而所附他人，是何居心，古先生亦何以必盡力向胡公挑撥，離間他人，而與先生深相結託，故先生等之行動無人不認其爲私心之作用也。然而人民渴望和平統一，已非一日，國民會議之目的，卽在於爲中國謀和平統一與建設，亦卽總理之遺志，吾人在過去流無數之血，犧牲無數之生命財產，始有此日，誰不愛惜希冀此國民會議之能成功，因之國民會議之召集，完全出於民意，而吾人之出席國民會議，其爲代表民意，更何待言；國民會議開成，約法制定以後，一切糾紛均可由法的軌道解決，此實國家長治久安百年之大計也。先生所有一切意見，何不向國民會議陳之，而必於民會開會之前興兵，則一般謂先生恐民會開成，無以自保，先生又將何辭以辯。至於破壞和平，破壞統一，先生又何法以自免。

不獨此也，赤匪跳梁，中原有糜爛之憂，人民有倒懸之苦，中央動二十萬大兵以剿滅之，江西一省初僅十餘縣未受赤禍，今完全收復者已達三十餘縣，苟無其他變動發生，則至多不出兩月，江西赤匪全部可以肅清，贛省三千萬顛沛流離之人民可以安處，進

而一切建設均可進行；反之剿匪工作若發生障礙，則不獨江西一省赤匪剿除，即中國全國均有赤化危險，今先生乃於中央剿匪正在着着奏功之日，出而反抗中央，此正予赤禍蔓延以絕好之機會，陳濟棠爲容共縱共之罪魁，禍首之罪，將來恐先生亦永久無以自解。抑此又豈真正愛國之士之所忍爲，先生亦曾一念及此否耶？

更就粵省情形言之，連年被兵，粵人苦之已久，因之而盼望和平之心更切，一般人民因先生年來每月索取四百五十萬之軍費，未有一文報銷，對先生已嘖有繁言，苟粵中今後復因先生而發生戰事，更有無人不歸怨於先生，亦甚明顯；且汪精衛張發奎一派，乃縱容共黨焚殺廣州之人，空前浩劫之石碑猶在，三二之記憶尙新，先生於開會紀念之時，亦嘗發爲最熱烈最沈痛之論，而反對汪張者，今乃忽與聯絡，粵人卽不移恨汪張之心以恨先生，先生亦將何辭以自飾其矛盾，以取信於人民乎？先生旣不能得粵民之信用，而只恃其巧妙之宣傳，則其終於不能立足也明矣。政治必以民意爲依歸，仁人更必顧念民瘼，苟只顧一己之私而殘民以逞，吾知其必終於敗亡也。先生卽不愛國，當亦愛省；卽不愛省，當亦愛己，今此之行動，在先生或以爲廣東乃革命的策源地，總理會

以一省之力而抗全國，蔣公亦曾以一省之力而完成北伐之功，則今日之下，先生亦不難以之爲推倒中央之策源地，先生乃不自知其錯誤也。總理之能如是，蔣公之能如是，自有其可能之要素在：第一，總理有主義，蔣公能得繼承總理之志，故人民能爲之贊助；其次在彼時軍閥互相割據，自相殘殺，故吾人得以各個將其擊破，今先生既違反民意，復只以一隅欲抗全國，又如何可以成事。

若再就先生個人目前之利害而言，先生之聯絡張桂，不啻引狼入室，第一次桂系之敗，完全敗於先生之手，第二次張桂聯軍之敗，亦先生指揮之，苟非先生或先生當日不取此態度者，張桂必不至一敗至是，則李白張等人之久欲甘心於先生，亦至明之理；既非好相伴，卽事急亦奚可相隨。吾人敢斷言張桂軍入粵之日，亦卽第八路軍解決之時。先生既不能達到先生之大欲，復永爲粵人所唾罵，吾人知先生只須稍冷靜一思，必廢然自嘆其失策也。

至於先生之部隊，果有幾人能隨先生以反抗中央者，先生亦曾一計之乎？自吾人觀之，余漢謀香翰屏李揚敬諸師長之合乎先生果出真意歟？能不因先生之背叛中央而效尤

倒戈歟？如李揚敬者蓋先生平日所認爲唯一之心腹也，然而李揚敬正因欲爲師長而背李濟琛矣，先生能保其不再因欲爲總指揮而反戈向先生乎？世未有不忠於人而冀人之忠乎己者，此等處先生亦曾三思之否耶？

總而言之，蔣公爲衆望所歸，黨國先進，以及全國人民莫不認爲蔣公而外無人能支持此局；蔣公一日在位，中國便一日有和平統一之希望，益以約法告成，人人望治，先生此日乃以倒蔣號召，身爲戎首，未免太不合於民意。及至無人響應，更引張桂以圖自保，則更大反民意矣。自理勢言，自先生一己之利害言，均無一足取。今爲先生計，惟有自請處分，速將汪精衛等縛獻中央，更速向廣西進兵，將張桂餘孽解決，如是赤匪自可肅清，赤禍亦可避免，粵省三千萬人民亦可永免戰禍，則先生討桂功成之日，亦卽中央寬恕先生全國人民諒解先生之時也，愚直之言，尙乞採納，爲幸！

七 各省市各特別黨部暨海外黨部對粵事之文電

浙江省執行委會警告陳濟棠電

規箴廣東事變之文電

廣州第八路總指揮部陳總指揮濟棠，香師長翰屏，余師長漢謀，李師長揚敬勳鑒：
國民會議開會，全國國民方欣和平統一得其保障訓政建設獲漸完成，乃鄧古等摭拾謠言，誣詆黨政設施，搖惑人心，全國駭憤，又聞執事等江日通電響應，且準備軍事，異圖威脅中央，駭聽之餘，既深慮本黨歷年艱難奮鬥所得之和平統一由茲破壞，復深爲執事等革命令譽惜也。黨有紀律國有綱維，應共遵崇，不容渝犯，執事等身爲黨員，兼縮軍符，豈可緬越常軌，至自絕於黨國，自來違法背紀以破壞和平統一者，靡不旋踵覆滅，張唐馮閻，可爲殷鑒。執事等前曾加以痛斥者，奈何至今復蹈其覆轍乎？亦匪肆毒，國人切齒，方今大軍合剿，殲滅有期，而執事等乃于此時，妄逞異動，不啻爲赤匪張目，縱令匪氛乘機蔓延，國民遭罹浩劫，執事等不將爲千古罪人乎？改組派等反動政客，爲個人意氣權利，不惜將人置諸爐上，執事等與閻馮較，孰爲優強，本黨革命策源地，是能否容其糜爛割裂，苟執事等一念及此，則知反動政客，其毒實過蛇螫，奈何復受其蠱惑，破壞統一，重苦吾民，而自身亦將爲閻馮之續，竊爲執事等不取也。夫迷途知返，往哲是與，臨岸勒馬，只爭片刻；尙冀執事等翻然悔悟，服從中央，共殲赤氛，維護統

一，庶國家訓政建設有期，而執事等令譽，亦永保矣，禍福所係，尙惟抉擇。中國國民黨浙江省執行委員會謹。

江蘇省黨務整理委員會警告陳濟棠電

廣州陳總指揮濟棠同志勳鑒：自統一告成，本黨遵奉 總理遺訓，召開國民會議，全國人民喁喁望治；乃同志忽發表江日通電，撫拾鄧澤如同志等失實之彈章，搖惑觀聽，肆意攻訐，道路傳聞，且謂同志行將圖謀不軌，風聲所播，舉國惶駭。夫和平統一，爲 總理病榻彌留所垂囑，亦舉國民衆一致之祈求，二十年來國家變亂相循，生民塗炭，本黨費無數之犧牲，擲巨大之代價，始得實現今日又安之局，豈容任何個人以一朝之私忿，加以破壞。同志身隸黨籍，重膺軍寄，對於黨政，果有意見，儘可以黨員地位，貢獻中央，靜候解決，何得效軍閥干政之故技，越位失序，任意搗亂。自來違反民意，以破壞和平統一，反抗中央者，靡不旋踵覆滅，張唐閻馮，可爲殷鑒。且亦匪肆毒湘鄂贛皖，大軍圍剿，方期撲滅在即，而同志乃於此時，妄逞異謀，是不啻爲赤匪張目，而以黨國爲犧牲也，敝會不忍同志自墮其過去光榮之革命歷史，敢盡忠告，尙祈化除私見

，維護統一，黨國前途，實深利賴。中國國民黨江蘇省黨務整理委員會（二十）笈。

黑龍江省黨務指導委員會警告陳濟棠電

廣州陳總指揮勳鑒：連日接讀張副司令何部長等通電，愛護黨國，心重語長，凡我同人孰不感動！比者國民會議方告成功，對內已定長治久安之大計，對外已發解除東縛之宣言，破壞之時期早過，建設之事業方殷，此正同志和衷共濟之秋，甯忍再有箕豆相煎之舉，况赤氛已蹙，急待肅清，民困未蘇，尤宜休養，閔馮張桂，覆轍匪遙，駿馬歷崖，收韁猶及，所望蠲除私見，顧全大局，以保助名，而救黨國，擲誠奉告，諸希亮察，黑龍江省黨務指導委員會號印。

綏遠省黨務指導委員會警告陳濟棠電

廣州第八路總指揮勳鑒：慨自民國肇建二十載於茲，其間文奸賣國，武賊盜兵，變亂相尋，靡有已時，民不堪命，國幾不國，幸我蔣總司令，忍勞任怨，百折不撓，迭次戰平叛亂，芟除障礙，建強固之中央政府，奠邦基於磐石之上，茲值統一告成，和平重光，開國民會議於首都，為謀訓政時期之建設，方慶國家可以長治久安矣；不意鄧古等

諸監委，本道途之流言，橫使攻訐，卅電發出，舉口徬徨，執事不加深察，竟以虛無之詞，驟起門戶之見，並聞陳師鞠旅，似將別有圖謀，噩耗傳來，殊爲震駭，執事身隸黨籍，又綰軍符，黨紀國法，自應敬謹遵守，爲黨員之表率，爲軍人之標範，何得妄事主張，紊淆觀聽，啓全國之疑慮，致國本於動搖。方今赤禍漫天，民生疾苦，中央正在盡力圍剿，以期肅清，凡屬軍人，當如何戮力同心，以赴國難，以除民困，豈容再逞干戈，重演分裂，爲赤匪造機會，以民衆作犧牲，當此一髮千鈞之秋，正執事生死存亡之關頭也。如不翻然悔悟，甘冒不韙，是自絕於黨國，自絕於人民。須知破壞統一和平者，卽全國之公敵，人人得而誅之，陳炯明之往事昭昭，可爲殷鑒。敵會因厚愛執事，不忍執事自隳其過去之光榮歷史，故爲最後勸告，願執事三思之，特電敬陳，毋任翹企之至等語。中國國民黨綏遠省黨務指導委員會皓（十九日）印。

福建黨務指導委員會警告陳濟棠電

急廣州陳總指揮勳鑒：國人望治久矣，曩者桂唐閻馮諸逆相繼叛變，中央忍無可忍，興師撻伐，維莫大之犧牲，始換得今日和平統一之局，凡屬革命軍人，正宜一致擁護

，以慰國人喁喁之望，執事頻年參與討逆，中央倚畀甚殷，際茲外有赤白帝國主義之積極侵略，內有赤匪之遍地騷擾，自應一秉忠誠，捍衛國家；乃國民會議甫經開幕，粵局卽有異動之謠，初疑伯有之驚，詎料竟成事實。聞執事所資以號召者，以展公去職爲題，須知介展二公均爲本黨最負責之先進，一時政見縱有不同，黨內不難解決，今執事借爲口實，逾越範圍，公然反抗中央，倘使戰端一開，適爲內外敵人製造機會，必陷我民族於萬劫不復之域，是愛護展公，反爲展公罪人，竊爲執事不取也。迺者各地同志紛起忠告，尙望明察順逆，靜待中央後命，勒馬懸崖，悔猶未晚，否則身敗名裂，闔馮之般鑑匪遙，深爲執事惜焉等語，特電奉聞。福建省黨務指導委員會皓（十九）印。

甘肅省黨務整理委員會警告陳濟棠電

廣東陳總指揮鈞鑒：竊查召集國民會議，乃總理生前所主張，一見於北上宣言，再見於臨終遺囑，所以昭示本黨者，意彌深，望彌切，凡我同志自當繼續努力，以求實現。今者全國已告統一，對內應如何建設，以適應國民會議之需要，對外應如何廢除不平等條約，以達到國際地位平等之目的，全賴召集國民會議，以期澈底解決，貴總指揮致

身革命有年，甯忘斯義，遠聞已對國民會議通電反對，竟置 總理遺教於不顧，上何以對 總理在天之靈，下何以慰國民嗚嗚之望，願速反省，共濟同舟，以底革命於成，子超湘澤，澤如佛成諸同志，悉以本黨先進，革命成敗，尤關休戚，尙希以此忠告之，俾全始終，毋虧令節，南望百粵，佇候明教。甘肅省黨務整委會叩刪印。

河北省黨務整理委員會警告陳濟棠電

廣州陳總指揮伯南先生勳鑒：國民會議，現已開會，五中全會，又將召集，黨事國事，皆由合法機關解決，同胞同志，惟有一心一德，服從紀綱共圖建設。先生軍人也，原以服從爲天職，又黨員也，應以黨之命令爲從違，苟有所獻替，自有合法程序可循；乃竟撫拾蜚語，挾兵通電，近復傳言將組織軍政府於廣東，公然破壞和平統一，圖絕民族生機，何先生不明是非，一至於此！卽先生不以是非爲念，獨不顧利害乎？願爲先生陳之：夫和平統一，實全國所祈求，際此瘡痍滿目，強鄰虎視之時，非努力建設，無以求存；而欲圖建設，尤非和平統一不可。人民苦兵亂久矣，今先生違反全國之公意，悍然稱兵作亂，破壞和平，此必敗者一。歷來背叛黨國之軍閥，自陳炯明，以至李白張唐

閻馮，皆以名不正，言不順，雖握強兵勁旅，聲勢雄厚，而終爲中央所削平，閻馮兩逆，更以數十萬之衆，占數省之地，據黃河之勢，因平津隴海平漢三路之便，浩浩蕩蕩，阻險拒固，然其土崩瓦解之情形，尤爲歷來所未見，蓋人心向背，成敗所由分，主義所在，強者莫能禦，先生之強，自審孰與陳李張唐閻馮，而乃欲步其後塵，蹈其覆轍，此其必敗者二。方今赤匪肆虐，湘贛諸省大軍正在合圍，而先生乃於此時倡亂，且將出師湘贛，破壞合圍之勢，使湘贛赤匪，將滅而甦，粵桂佚匪勢必蜂起，全國國民誰能不先生爲毒害。粵桂民衆，且皆願得先生而甘心，環顧同舟，皆成讎敵，此必敗者三。先生握兵符於廣東，於茲有年矣，以軍費爲名，刮民自肥，使建設計畫，莫能施行，政治腐敗，不可挽救，粵人早有與先生偕亡之慨；今更背叛中央，破壞和平，且重徵關稅，廣事剝削，重躍粵人於兵禍，粵人必起而圖之，粵中軍隊久受主義之訓練，具有光榮之歷史，斷不願爲先生犧牲，禍變將起於蕭牆，此必敗者四。凡此四點，皆彰明較著者，而先生謬於張桂軍及改組派之游說，趨絕境而不自覺，彼張桂軍日暮途窮尙何暇擇，而改組派之不逞，惟利天下之大亂，其游說先生以倡亂於彼有所利，而先生乃繼供其利用耳。

。况彼輩之與先生早已勢不兩立，今雖勉強結合。終爲先生之大患。道路傳聞，或謂先生已成騎虎之勢，不能不爲孤注之一擲，實則先生果能翻然悔悟，懸崖勒馬，以中央之寬大，必能予先生以自新，若仍執迷不悟，甘爲公敵，則自取滅亡耳。禍福之機，間不容髮，願先生圖之。河北省黨務整理委員會印。

山東省黨務整理委員會警告陳濟棠電

廣州古委員襄勤鄧委員澤如，林委員子超，蕭委員佛成，陳總指揮伯南先生均鑒：讀陷江各電，悉諸先生惑于浮言，有示絕中央之舉，敝會期期以爲不可，溯自總理領導革命以來，賴吾黨同志之努力，革命將士之犧牲，乃得有今日之和平統一；緬懷締造之艱，凡屬國民，自應一致擁護，矧屬黨員甯忍破壞。諸先生過去追隨總理爲黨干城，比年以來致力政軍，翌贊革命，久爲海內所共知，是目前之和平統一，諸先生亦與有力。現蓄心破壞吾黨，顛覆國家者，唯有赤匪，以諸先生之明達，豈忍犧牲過去之歷史，爲赤匪造慘殺之機會。且自來破壞和平統一者，皆爲黨紀國法所不容，同志民衆所共棄。近頃國民會議，已有警告之文，各地同志更多質難之聲，大義所在行將同致聲討，

南歸非成鐵鑄，成敗決于順逆，望諸先生勒馬懸崖，勇于悔過，則中央寬大爲懷，不拒來歸，掬誠奉告，諸先生其熟圖之。山東省黨務整理委員會叩有（念五印）。

四川省黨務指導委員會請拿辦陳濟棠電

（銜略）均鑒：國急，南京中央執行委員會鈞鑒：閻馮覆敗，統一完成，我中央依遵總理遺囑，召開國民會議於首都，以定國家長治久安之大計，曠世盛典，薄海騰歡，凡屬國民，均應竭誠擁護，以謀國家之統一與建設；乃有國民革命軍第八路總指揮陳濟棠，竟於江日，發出道電，詆毀黨國領袖，目無中央，日來報章喧傳，陳濟棠調兵遣將，勢將稱兵倡亂，反動到底，消息傳來，曷勝駭異。查陳濟棠身隸黨籍，承中央授以兵符，寄之重任，宜如何矢勤矢勇，以報黨國，而乃反動性成，兇頑不改，以一黨員而違犯黨紀，紊亂統系，妄發主張，已屬荒謬絕倫；以一軍人而擅動部隊，威脅中央，破壞統一，尤爲罪大惡極。似此飛揚跋扈，目無黨國，不獨在本黨爲反動，在國家爲叛逆，實亦全中國民衆之公敵，此獠不除，則黨紀國法，行見蕩然以盡，屬會目擊時艱，志切討逆，以爲我中央，爲振肅紀綱，對此破壞和平統一之叛逆，不宜再予優容，屬會代表

全川七千萬民衆，敬請鈞旨，乾綱立斷，雷震威施，令飭國民政府即日將陳濟棠免職拿辦，以儆兇頑而安黨國，臨電憤激，不盡萬一，四川省指導委員會叩刪印，

山東省黨務整理委員會請討伐陳濟棠電

國急，南京中央執行委員會鈞鑒：黨國不幸，叛逆迭發，賴諸同志之奮鬥，戡亂措安，乃有今日之和平統一，本年五月，本黨恪遵 總理遺教，召集國民會議，製定約法，以立訓政之基礎，凡屬國民，應如何擁護和平，信守約法；乃廣東陳濟棠，襲軍閥故智，以一己權利之私，發爲破壞黨國逆謀，陷電詆毀中央，甘心背叛本黨，國人初以武夫無知，未必不可理喻，念國步之多艱，凜兵兇之可戒，故文電交馳，紛致警告，蓋猶冀其悔悟，用保和平，不圖彼逆怙惡不悛，置若罔聞。近復勾結附共禍國之軍閥走狗汪精衛，以及自絕黨國之西山會議派鄒魯等，在粵有僞政府之組織，是吾人向所望之和平，已不可保，艱難締造之統一，再被毀破。且贛境之赤匪，經大軍進剿，合圍之勢已成，癘滅之期不遠，稍有人心者，即當贊助中央；然而陳逆濟棠，冥頑不靈，終乃稱兵構亂，汪鄒羣奸，好亂性成，繼續破壞黨國，是直助揚赤焰，將以顛覆黨國，喪心病狂，

莫此爲甚。我中央爲確保統一，奠安黨國，請卽申令討伐，以張法紀，屬會謹率魯省三千七百萬民衆，誓爲後盾，迫切陳詞，無任憤慨之至。山東省黨務整理委員會叩東印。

陝西省黨務指導委員會等對粵事通電

（銜略）均鑒，接誦鄧澤如等陷電，蜚語摭拾，攻訐洩忿，卽已駭異萬分，繼閱陳濟棠等江日通電，隨聲附和，甘作戎首，更覺荒謬絕倫，本愛人以德之熱忱，欲其幡然悔悟，特抒管見所及，推誠勸告，冀糾正其錯誤於萬一。我國自辛亥以還，一般野心軍閥，皆擁兵自衛，據地竊權，藉遂陰謀，以致釀成長期循環之內闕，禍國殃民，莫此爲甚，幸賴總理之英靈與蔣介石同志之指導，將士之義勇，經數年之奮鬥，無量之犧牲，始將根深蒂固之封建軍閥，澈底摧毀，使破壞河山，重行完整，和平景象，再現宇內，經營締造何等不易。鄧陳等不顧已往之艱難，共維善後，竟妄蹈破壞統一之覆轍，貽國家以無窮之戚，此其行動，應糾正者一。當此國家初造，建設伊始之際，對政府措施，或有異議，亦應依照法定之手續，提請中央解決，豈可貿然通電，混淆聽聞，凌失黨紀，孰過於斯，此應糾正者二。國民會議固爲總理耿耿之遺志，亦國人普遍之要求，

中央爲謀統一與建設，廢除不平等條約，以奠安黨國於永久起見，毅然於本年召集，確爲適應環境之需要，完成革命之關鍵。鄧陳等皆身膺要職，對於國民會議，不但不竭力擁護，反於開幕期間，興波助浪，予帝國主義者以可乘之機，使中國永淪於次殖民之地位，不惟有忝厥職，實屬背叛。總理遺教，此應糾正者三。西山改組各派，早已脫離革命立場，純以私人利益爲前提，假護黨救國之美名，行爭權奪利之事實，司馬昭之心，盡人皆知，鄧陳等以一念之差，而與之合作，不啻爲虎作倀，此應糾正者四。年來共匪爲患愈熾，中央此次傾全國之兵力，作環形之包勦，目的在一網打盡，永絕根株，經數月之苦戰，軍事已獲勝利，若能繼續圍困，不久即可根本肅清，鄧陳等不思努力剿匪，解除倒懸，竟欲殘毀國家大計，墜此九仞一簣之功，使赤氛復燄，尤屬助桀爲虐，此應糾正者五。總之黨員行動，應以民衆福利爲依歸，因一人之憤，而誤害大局，智者不爲。即陳等在革命過程中，不無勳勞，誠能自新，中央當能格外原諒，祈全國同胞，吾黨同志，愛昔日同舟之誼，一致促其反省，使臨崖勒馬，勿貽噬臍，黨國幸甚。陝西省黨務指導委員會省政府暨各機關各團體同叩巧印。

河北省黨務整理委員會請明令討伐陳濟棠通電

南京國民政府各院部會各省黨部省市政府各報館各機關團體均鑒：頃上中央黨部一電，文曰：南京中央執行委員會鈞鑒：自鄧林蕭古等摭拾浮言，發爲蜚語，陳濟棠利用，以鼓煽反動，勾結惡腐，謀害大局，破壞統一，凡有血性，莫不憤慨，祇以國基初定，建設有自，和平統一實現，爲今要圖，仰中央寬大爲懷，本哀矜勿喜之義，權予警告，冀其翻悟，乃中央一再剴切曉諭，舉國一致，嚴重警告，而陳氏怙惡不悛，益復加厲，組織機關，認賊作父，逆謀已成，和平且破，罪惡實無可道，國人皆曰可殺，若不於此時明加撻伐，實無以肅紀綱而慰國人，懇請鈞會卽轉國民政府，明令討伐陳濟棠及僞黨，和平統一於是乎賴，臨電憤慨，不勝迫切等語。請一致申討，不勝企盼。河北省黨務整理委員會叩冬（二）印

河南省黨部省政府對粵事通電

急，雲南龍主席，南京何部長敬之，何主席雪竹，何主席芸樵，魯主席詠安助鑒；頃奉魚真兩電，對於鄧澤如古應芬陳濟棠等搆亂私許，痛加關斥，理正詞嚴，大義凜然

，迴環雜詭，無任欽佩。竊維革命建設之完成，首求國家和平統一之樹立。數年以來，吾全國革命民衆，武裝同志，不惜犧牲無量數之生命財產，與反革命份子作殊死戰者，要皆以維持和平統一爲唯一之目的，故凡摧殘和平，破壞統一者，在黨爲叛徒，在國爲亂變，叛徒亂變，人人皆得而誅之。自閻馮唐張諸逆消滅以後，中央正盡力圍剿湘贛鄂等省之赤匪，以爲國家永久和平統一之保障。方今匪勢日蹙，肅清在卽，而國民會議，又在首都舉行，果能全國一致協力共進，則不平等條約不難廢除，民族之獨立自由，不難獲得。乃陳濟棠等，於此國家復興之際，罔顧大局，恣意妄言，欲使艱難締造之統一秩序，復歸於割據分擾之局，消息傳來，痛恨欲絕。今諸公苦口婆心，曲意勸導，若陳等知有黨有國，亟應勒馬懸崖，翻然悔悟，倘執迷不醒，甘作戎首之續，則失道寡助，殷鑒不遠，我豫全體民衆，既痛夫叛逆遺禍之烈，復怨赤匪造亂之巨。遙聞嶺南不祥之訊，益堅鞏固統一之心，爲國效命，之死靡他，涕泣陳詞，諸維垂察，河南省黨部省政府同叩寒印。

南京特別市執委會警告陳濟棠電

規箴廣東事變之文電

廣州陳總指揮伯南同志勛鑒：國議完成，舉國望治，人民方慶昭蘇，政府積極建設，不意鄧林蕭古四委員，竟於此時發出陷電，撫拾浮言，搖惑人心，妄借事端，以快私意，而同志不察是非，續發江電，盲從附和，且復張皇軍備，以致舉國駭愕，詭為不祥，姑不論反抗中央，萬無幸存之理，閻馮張桂，可為殷鑒，况若戰端一啓，盜匪乘機，百粵之區，禍害尤烈。是同志之犯大不韙，結果徒為匪共造機會，以重苦吾民，自取滅亡而已，本會不忍同志為閻馮之續，貽噬臍之悔，特為最後之忠告，尙祈幡然覺悟，共維和平統一之局，黨國幸甚，中國國民黨南京特別市執行委員會號（二十日）印。

天津特別市黨務整理委員會對粵事電

南京中央執行委員會中央監察委員會鈞鑒：溯自民國肇造，二十載於茲，中經帝制之餘孽，軍閥之櫻權，李白張唐閻馮之叛變，湘贛赤匪之橫流，瘡痍滿目，民困未抒；致我總理艱難締造之民國，屢瀕於危。今幸變亂次第救平，國民會議正式開幕，製定訓政約法並力謀廢除不平等條約，凡屬國人，正宜和衷共濟，一致對外拯救時艱，如有妄啓兵戎，破壞統一者，實不啻全國人民之公敵。不意鄧林蕭古四監委，竟與陳濟棠聯合

異謀，甘冒天下大不韙，爲赤匪造時機，以民衆作犧牲，不獨爲全民之公敵，亦卽國民之罪人。屬會爲保障和平統一計，用特電請鈞會，對鄧古諸委，予以糾正，以維黨紀。至於陳濟棠之逞兵作亂，破壞和平，尤應嚴申懲戒，促其覺悟，黨國幸甚！中國國民黨天津特別市黨務整理委員會成印。

上海特別市執行委會警告陳濟棠電

民國締造，困苦艱難，內則軍閥殘民以逞，外則強鄰侵略爲心，老幼流離，國幾危殆。幸賴吾黨同志，秉承總理遺旨，一心一德，團結戡亂，才使軍閥瓦解，反動撲滅，和平統一，與民更始，進堪合力以禦外，更得專意而劃共。值此止戈弭戰之時，萬民瞻仰小康之日，不謂鄧委員等不顧事實，撫拾浮言，發共卅電於先，同志又不加思慮，隨聲附和於後，何異助赤匪以張威，予列強以口實也。往者，同志排共遏亂，功在黨國，故政府重寄以要地，倚畀以專職，自不宜輕信蠱惑，甘受愚弄。須知軍閥政客赤匪，惟恐天下無事，竭智盡能，以鼓唇弄舌，離間挑釁，同志正應揭破奸謀，安可爲人傀儡，自絕於中央，自榮於國人；縱對中央有所建議，自應依法電呈，靜聽後命，豈可不顧

國家，以威脅中央，破壞統一爲快耶？失道寡助，善始惡終，閻馮之敗，殷鑑不遠。敵會心所謂危，敢不以告。倘能懸崖勒馬，尙不失爲俊傑之士，若一意孤行，則千夫所指，自取滅亡，後悔何及。敢佈腹心，請三思之。粵省幸甚，黨國幸甚？

漢口特別市黨部臨時整理委員會關鄧澤如等電

南京中央執行委員會轉國民會議公鑒，貴會自微日開幕後，佳音傳播，薄海騰歡，集議旬日，無不以鞏固和平力謀建設爲中心，誠足以上慰總理在天之靈，下副萬民求治之望，固我國本，胥賴於此：下風引領，快佩莫名。不圖在舉國矚望之時，鄧澤如等竟於上月陷日，妄發通電，捭拾浮言，謬肆指摘，凡屬國人，皆屬駭詫。旋悉中監委蔡子民先生等已去電糾正，方翹鄧澤如等早自愧悔，乃粵將領陳濟棠等復昧於大體，妄發江電，確保和平統一之呼聲方濃，相所思亂之劣性復萌，此種舉動，不惟黨紀國法所不許，亦爲人心公理所難容。且列強憑陵猶昔，赤匪兇焰未靖，凡有人心，莫不思同心一德，共濟艱鉅，豈料喪心病狂之徒，侈君倡亂，甘爲赤白帝國主義者製造機會。言念及此，憂忿交繁。貴會爲代表人民公意之集團，對國計民生，軫念自切，爰敬電請迅予糾

正鄧澤如等陷電謬誤，以維紀綱而肅視聽。臨電不勝翹企待命之至。中國國民黨漢口特別市黨部臨時整理委員會叩元印。

天津市黨務整理委員會請討伐陳濟棠電

南京中央執行委員會鈞鑒：查陳濟棠鄧古等委聯合異謀，妄啓兵戎，威脅中央，破壞統一，啓列強之覬覦，授赤匪以亂機，迭經全國各地黨部暨各機關民衆團體，文電交馳，促其省悟。乃陳逆等，怙惡不悛，罔顧民生，動搖國本，此而不戢，紀綱何在。用特電請鈞會，轉飭國民政府明令討伐，並將在粵組織偽中央黨部份子等開除黨籍，嚴予懲戒，而維黨紀。中國國民黨天津特別市黨務整理委員會叩藍印。

首都衛戍司令部特別黨部警告陳濟棠電

廣州陳濟棠先生鑒：自閻馮軍閥相繼敗亡，赤匪兇鋒，迭經懲創，中央正召集國民會議，以謀國家長治久安之基，詎鄧澤如等，忽發卅電，妄肆譎言，台端盲從，竟爲之張目，且聞有調動軍隊，陰蓄逆謀之舉，不知鄧等謬辭，早經蔡張吳諸監委嚴加糾正，既非蜚語，何乃不知不聞，且台端身爲黨員，當遵黨紀，管領軍符，應守國法，乃中風

狂走，自儕於目無法紀之徒，天下洶洶，皆謂台端包藏禍心，久萌亂念，而特假借他事，以發其端，殊不知衆怒難犯，專欲難成，自台端江電發出後，全國曾不聞有附和之聲，而反日來警告之訊，台端至此，當必深悟反動派之肆言挑撥，殆以台端爲傀儡，而利用之也，語曰：君子之過，如日月之蝕，務望台端，仰體黨國締造之艱難，俯察自身越俎之過失，幡然悔悟，振導祥和，寢箕豆相煎之圖，贖背叛黨國之罪，自求多福，自矢忠誠，是所望也。否則舍此不爲，必將爲民意所共棄，我中央自有法紀以隨其後也。敵會特代表全體黨員，提出嚴重警告，何去何從，維台端實利圖之。首都衛戍司令部特別黨部巧印。

陸軍第七十七師特別黨部籌備委員會警告陳濟棠電

陳總指揮濟棠同志勳鑒：聞台端有江電痛陳時局主張，指責綦嚴，想係一時偏見。敵會站在黨的立場上，勢有不能已於言者，願爲台端一告之：訓政肇基，全國統一，二十年來之螭蟾國事，於茲幸苦瘡痊，民命來蘇，得之不易，國家之原氣未復，戰士之血痕未乾，追溯前賢，竟願一本和衷共濟之精神，經此締造艱難之局。况現在赤匪即將

覆滅，尤應一心一德，同赴事功。否則走馬揮戈，徒爲赤匪造可乘之機會。勞師動衆，無異宣布全國民衆之死刑；言念及此，曷勝憂懼！台端努力黨國，素著賢勞，尙望勒馬懸崖，慎勿爲羣小所蒙蔽，俾能以建設永固和平，黨國幸甚！民衆幸甚！等語。謹聞。

陸軍第七十七師特別黨部籌備委員會叩巧（十八）未印。

陸軍第五十三師特別黨部籌備委員會警告陳濟棠電

廣州陳伯南先生鑒：日前鄧古諸人捭拾蜚語，詆謫中央，先生漫不加察，邊發江電附和，是非莫辯，屈直不分，吠影吠聲，令人駭異。竊念國民會議正值開幕，朝野上下望治情殷，先生膺黨國重寄，自應恪盡天職，嚴守紀綱，對國是如有建議，不妨條陳中央，敬候採擇，切不可受僉王之煽惑，政客之離間，啓軍人干政之漸，涉具兵威脅之嫌，以步馮閻之前車，爲赤匪造蔓延之機會。務望翻然覺悟，力弭爭端，消戾氣爲祥和，化干戈爲玉帛，則和平不致破壞，晚節亦可保全，謹布忠言，至希熟察，陸軍第五十三師特別黨部籌備委員會叩銑（十六）

陸海空軍鐵道砲隊司令部特別黨部籌備委員會忠告鄧澤如陳

規箴廣東事變之文電

濟棠等電

廣州鄧委員澤如古委員香芹林委員子超蕭委員佛成陳總指揮伯南並轉粵中各將領助鑒：天禍中華，頻年喪亂，公等與黨國諸碩彥，稟承先總理遺志，幾經艱難締造，始樹今日統一之基。然而內亂雖平，外侮未去，萬惡赤匪，毒燄正熾，湘鄂皖贛之民，遭受燒殺慘禍，當所共見共聞，方今大軍圍剿，事屆垂成，舉國喁喁，猶如望歲；乃公等忽以意見偶歧，竟通電攻訐黨政，謠詠所播，甚將相見以兵，倘戎機一啓，前功盡棄，赤禍蔓延，伊於胡底，海內洶洶，同爲滋懼，公等同爲黨國袍澤，革命元助，苟以國家前途爲念，何事不可以從長計議，專欲無成，克念作聖，何部長等真電所陳，情摯義盡，敬望鑷除戰見，共濟危局，臨電不勝依依。中國國民黨陸海空軍鐵道砲隊司令部特別黨部籌備委員會叩。

海軍特黨部警告陳濟棠電

廣州陳總指揮伯南同志勛鑒：鄧古諸人，以中央監察委員名義，通電彈劾，手續適當與否，中央監察委員會，已有糾正，凡屬黨員，均應恪遵黨紀，如有意見，儘可依法

陳述，靜待解決，乃執事輕信浮言，指摘政府，而有江日之電。蔣總司令受命於黨，戮力國事，勞苦功高，爲同志所共喻。現值國議告成，建設方急，必先固和平統一之基礎，方克竟國民革命之事功。願於此時忽持異議，引起糾紛，不惜竊兵諫之名，行干政之實。萬一枝節橫生，牽動大局，於黨國之安危，關係靡鮮，當亦非高明所願聞。矧粵東爲革命發源之區，總理幾經訓練，吾黨同人，尤宜秉承。軍事既終，奠安民生之遺教，維護弗墜，自江日通電以後，舉國惶駭，而黃埔兵變之訊，迭見報端，人心之趨向，已可概見。急應消弭危機，化除險象，勿忘總理締造之艱，以副粵民蕪治之望。曩者龍濟光，陳炯明，暨其他軍閥，先後禍粵，覆轍相踵，以彼封建餘孽，好亂性成，其倒行逆施，無足怪也。執事馳驅革命，歷有年所，比歲張桂稱兵，馮閻構亂，執事固曾大義凜然，砥柱南服。今者湘鄂諸省，赤匪滋擾，中央力圖廓清，收功指顧，正期協力同心，湔除兇孽，永爲吾黨作干城之選，豈容逞一時之意氣，墮畢生之令名。各方勸告通電，紛紛沓來，實以愛國者愛友，其語可深長思，務望幡然憬悟，共濟時艱，以保和平之精神，而祛統一之障礙，黨國幸甚，尙祈海內明達，各抒讜論，共同匡正，藉挽危機，無

任企盼。中國國民黨海軍特別黨部叩皓。

陸軍第十四師特別黨部籌備委員會警告陳濟棠電

廣東陳總指揮並轉全體將士公鑑：自鄧林蕭古四監委發出三十日通電，浮詞滿紙，羣情鼎沸。迺者陳總指揮復有江電之附和，直是內毀革命歷史，開罪國人，要知今日之和平統一，實爲無數武裝同志犧牲之結晶；今日之中央政府，實爲全體人民意志之總合，鞏固和平統一，卽所以謀國家之自由，服從中央政府，卽所以利主義之推行。年來中央不惜以全力討伐叛逆，民衆亦以全體擁護中央者，皆所以圖永久之和平統一，樹立中央政府之威信也。方今赤匪肆虐，列強虎視，防敵之不暇，何可內訌，自衛之不暇，何可互鬪，深願陳總指揮及全體將士體念創造革命之艱難，翻然改悔，一致效命於黨，則不但中國革命前途之幸，亦全國民衆之幸也。臨電屏營，諸希亮察。中國國民黨陸軍十四師特別黨部籌備委員會叩。

中央陸軍軍官學校特黨部警告鄧澤如陳濟棠等電

廣州探送鄧委員澤如，古委員應芬，林委員森，蕭委員佛成，暨陳總指揮濟棠均鑒

：閱報載得讀同志等陷江兩電，撫拾流言，肆意攻訐，陷電之誤會，業經蔡張李張吳五監委解釋於前，意氣之爭，不難卽息。迺江電之發出，意在繼張唐馮閣之後，反抗中央，自速滅亡，際茲赤禍流行，哀鴻遍野，國外列強，伺機而動，凡我同志，充宜本總理親愛精神之遺訓，一德一心，効忠於黨國。萬不應引起糾紛，使反動派有死灰復燃之機。尤不應妄動干戈，予吾民衆以骨肉分離之苦。廣東爲中國之廣東，非一二人所得而割據；軍隊爲國家之軍隊，亦非一二人所得而私有。同志等與黨皆有深長之歷史，於革命尤有偉大之貢獻，一念之差，足以喪身，一人之誤，足以亡國。敢本救黨救國之熱誠，作最切最後之忠告，懸崖勒馬，未失爲勇，捨刀成佛，乃可爲仁。禍福吉凶，惟同志等善自圖之。中央陸軍軍官學校特別黨部叩（皓）印。

陸軍第十一師特別黨部執行委員會警告陳濟棠電

廣州陳總指揮伯南同志鑒：頃閱同志江電，甘居戎首破壞和平，將過去維護本黨之助績，自行毀滅，同人聞之深爲惋惜。以同志之連年討逆，功在黨國，今一旦受殘餘軍閥及失意政客之麻醉，妄倡謬論，反顏事敵，試問自誤誤黨爲何如乎？胡同志之事，

完全爲黨內之事，中央自有解決之法，軍人受命於黨，聽命於黨，豈可以軍而干涉黨事乎？同志此舉，是直威脅中央，破壞統一，動搖革命策源地，斷送國民新生機，其罪庸可道乎？歷來叛國倡亂，利已殘民者，罔不旋踵而敗滅，李唐馮閻之覆轍，近在目前，同志豈不知之而甘自蹈之乎？去歲統一告成，中央勵圖建設，赤匪因而斂跡，帝國主義者因而寒心，民命日已昭蘇，外交正在進展，卽本黨 總理所主張之國民會議。亦已於是時召集實現矣，乃自粵事消息傳播之後，國際電訊，極端造謠，垂斃赤匪，企圖活躍，往昔國人許同志爲功首者，今日一致唾罵同志爲罪魁矣。同志自問良心，果何在乎？同人站在黨的立場，敢進逆耳之言。務祈翻然覺悟，勒馬懸崖，善保令名，捍衛黨國，否則法紀所繩，輿論所指，恐難逃民意之誅也，特電忠告，諸維明察。中國國民黨國民革命軍陸軍第十一師特別黨部執行委員會叩養印。

陸軍第六師特別黨部警告陳濟棠電

急廣州第八路總指揮部陳總指揮伯南同志助鑒：自鄧林蕭古四先生發出三十電後，同志卽有江電之響應，一紙傳來，舉國惶惑，若戰禍之將臨。鄧林諸先生，爲中央監委

，三十電所陳，無論是否屬實，自有最高監察機關處置。同志身為革命軍人，受黨國之重寄，何能目無中央，違法越俎，憑藉武力，妄有主張，致引起時局糾紛。國人渴望和平統一久矣！倡亂者無論如何標榜，終為國人所厭棄，而自絕其壽命，閻馮唐桂，殷鑑在邇。苟若執迷不悟，無異自外生存，同志與八路武裝同胞，為革命奮鬥多年，歷次討，卓著奇勳，今死難僚屬，骨肉未寒，奈何中途異動，自毀歷史。且目下赤匪橫行，亟待肅清，不平等條約方求解除，端賴羣策羣力，共濟時艱，為黨國計，為民衆計，為軍人本身計，萬不可再有內爭之發現，敝師全體武裝黨員，愛護黨國，愛護袍澤，敢進最後之忠言，伏望懸崖勒馬，立倡祥和，共成革命大業，臨電不勝翹企之至，陸軍第六師特別黨部叩巧。

陸軍第四十八師特別黨部籌備委員會警告陳濟棠電

廣州陳總指揮伯南同志動鑒：前閱中央發表之鄧澤如等陷通電，撫拾蜚言，妄肆攻擊，危害黨國，已屬駭人聽聞；乃不數日而又有同志江電之發出，並聞已積極準備軍事行動，果爾戰端一開，不獨和平統一之局無從確保，恐予赤匪以乘虛之機，授列強以觀

覷之隙，凡我同胞，將無噍類，自誤誤國，莫甚於此，同志在黨有深長之歷史，縱不爲大局計，獨不爲個人之光榮歷史計乎，尙希捐除成見，共維時艱，黨國幸甚，人民幸甚，臨電不勝翹企待命之至，國民革命軍陸軍第四十八師特別黨部籌備委員會叩馬（念一日印）

陸軍第五十一師特黨部籌備委員會警告陳濟棠電

廣州陳總指揮伯南同志勳鑒：北伐告成，全國統一，軍隊之整理不遑，人民之痛苦待蘇，值軍政告終，訓政開始之際，建設尤覺不暇，破壞其何以堪。乃古林蕭鄧四監委，既不佩職於中央，尤復摭拾浮言，發出卅電，妄加指摘，同志等亦未加審察，復有江電附和，近更有召回粵中出席國民會議代表之決議，消息傳來，不勝駭異。竊以民窮財盡之中國，實不堪再起戰端，同志等如有意見，儘可用合法手續，向中央建議，何得牽涉軍事行動，否則圖洩一朝之忿，竟爲戎首，供人利用，不惜將其革命歷史，賤價出售，而作民衆之公敵，黨國之罪人，實不啻爲赤匪張目，直欲將先烈頭顱所換得之統一代價，一手摧毀之而已。務望念締造之艱難，統一之匪易，顧全大局，翻然悔悟，臨崖勒馬，不失爲晚，特進忠言，尙希鑒督，國民革命軍陸軍第五十一師特別黨部籌備委員會

叩寄（二十）印。

陸軍第二十六師特別黨部請明令討伐陳濟棠電

特急南京國民政府中央黨部鈞鑒：當此訓政伊始，赤匪披猖，海內惶惑，人心思治之際，凡我黨員，應若何捍衛國家，擁護政府，以期力掃赤氛，救民水火，上慰總理在天之靈，下慰國民喁喁之望，乃鄧古等逆，喪心病狂，包藏禍心，妄想割據，反抗中央，直接塗炭百粵，間接幫助赤匪，情實可惡，罪豈容誅。屬會曾於電嚴重警告，不圖該逆迷途忘返，悔悟難期，似此黨國叛徒，人類盜賊，若不明令申討，實不足以懲奸頑而維法紀，請鈞會乾綱獨斷，立予開除該逆等黨籍，大張撻伐，剪彼元兇，黨國幸甚，臨電迫切，枕戈待命。中國國民黨陸軍第二十六師特別黨部籌備委員會全體黨員同叩儉印。

國府警衛師特別黨部籌備委員會請明令討伐陳濟棠電

中央執行委員會國民政府鈞鑒，自微日民會開幕，集全國民代表於一堂，以定訓政期內根本治安大計，實現總理遺訓一部，佳音傳播，薄海歡騰，上足以慰總理在

天之靈，下副萬民求治之望。不圖鄧澤如等，突於上月陷日，妄發通電，撫拾蜚言，希圖煽動人心，搖動國本，經中央監委蔡吳諸先生去函糾正，方冀其早日悔悟，弭患無形，乃陳濟棠等復應以江電，不惜推波助瀾，構亂稱兵，破壞統一，當茲列強環伺，赤匪方張，凡在國民，允宜同心一德，共濟時艱，况屬黨員與軍人，尤應服從中央命令，不得對黨有所懷疑。今鄧陳等竟挾私見，挑撥內亂，甘爲赤白帝國主義者製造機會，重陷我民於水深火熱之境，此等舉動，不特黨紀國法所不許，亦爲人心公理所難容；若不嚴予制裁，明令討伐，將何以張國綱而維黨紀？本會謹率全部黨員誓爲中央後盾，滅此兇頑，而固國本，臨電不勝迫切待命之至。中國國民黨國民政府警衛師特別黨部籌備委員會叩印。

陸軍第二十一軍特別黨部聲討陳濟棠電

天禍中國，變亂相尋，波詭雲譎，幾無寧歲！幸賴我中央同志，彈精竭慮，默運沈机，卒能將歷年叛逆，次第殲滅，現在中央召集國民會議，吾人方慶國本漸寧，政府得以努力建設，乃突有鄧林蕭古四監委之失實彈章，及陳總指揮之江日通電，報紙喧騰，

羣情惶駭。查四監委卅電，既經中央監委會逐項駁覆，拒絕受理，而陳總指揮身膺軍旅之重寄，亦公然惑於流言，敢於詆毀中央，企圖擾亂和平，破壞大局，苟非別具肺肝，何至甘冒不韙？同人等因念黨國締造之艱難，跋扈之風，不可以長，對陳鄧等卅通電，認爲背叛中央，危害黨國，謹率全體武裝同志，一致聲討。尙望我海內外同志同胞，共伸此義，通電主張，黨國前途，實深利賴，謹電奉聞，伏維荃察，國民革命軍第二十一軍特別黨部叩印

陸軍第九師特別黨部痛斥鄧澤如陳濟棠等通電

奉讀何部長何主任及何魯兩主席真電，詞嚴義正，無任佩奮！鄧古陷電，既不合彈劾手續，粵陳江電又未脫反動口吻；仿之十九年春間閩錫山未叛變前之灰電，同有引起黨國糾紛之危險。鄧古諸委指摘中央之詞，類多摭拾蜚語，發洩私憤；不知中央決議各案，國府推行諸政，一本非個人政見，何得挾私肆訐，引起糾紛？且陳氏自負黨國重任，宜如何戮力革命，以保持向日之榮譽！身維一方軍符，尤不應侈談國政，以蹈軍閥時代武人干政之嫌，而貽黨員不守黨紀之譏。傳聞且已準備軍事，如或牽動全局，則國亡

無日矣！閩馮叛變之後，西北瘡痍未蘇，而湘贛諸省赤匪焚掠，正待剿滅，今幸國民會議開會以來，集全國俊彥討論國是，進行極爲順利，行見黨國基礎，愈臻鞏固，全國國民，一致致力於不平等條約之廢除，訓政時期以後一切之建設，亦卽全國民意，決不容再有破壞和平之舉。如敢身爲禍首，背叛黨國，不啻爲赤匪造機會，爲赤匪作工具，復陷民衆於水火，破壞統一於垂成，必置我五萬萬同胞於萬劫不復之境。設非喪心病狂，何至出此嚙語？同人等愛黨愛國，未敢後人，謹率全體武裝黨員，誓作和平保障之後盾，尙望一致主張正義遏止亂機，以維和平，而救黨國，臨電不勝延佇待命之至。陸軍第九師特別黨部叩寒，（十四）印

陸軍第三十八軍特別黨部籌備委員會痛斥鄧澤如等電

頃讀鄧澤如等卅電，彈劾蔣中正同志一案，主要在謂其盤據中央，威脅老成，人情難關，憤胡出此；遂根據本黨十三年改組，以黨的責任，分諸黨員，亦卽以黨的權力，公諸全體之義，責蔣不應諸事獨裁也。吾人應知今日黨的責任，何嘗爲蔣一人擔負；黨的權力，何嘗爲蔣一人奪去？且蔣之地位與權力，全爲本黨所授與，只要蔣不叛黨，不禍國

，卽不能不假便宜，期以時日，俾展其能，而竟其功。縱令蔣爲總統，並未違反 總理遺教，豈可視同袁氏稱帝，根本推翻民國，勞諸公大聲疾呼，以攻擊之哉？至所列六項，無非以妒嫉之心，發而爲淺狹之見。卽使蔣處事果有失宜處，亦應就內部詳商，依法解決，何可於統一將成收回法權之際故意牽制，令志士束手，自暴裂痕，動搖國本！應請分別明令懲處，倘有甘心附和，致陷黨國於危境者，本軍全體同志，願受中央之命，大張撻伐，以肅黨紀，而安大局。謹此電達，伏候覆示。中國國民黨國民革命軍第三十八軍特別黨部籌備委員會叩眞。

陸軍第四十五師特別黨部籌備委員會聲討鄧林古蕭通電

鄧林蕭古妄發卅電，啓列強之覬覦，授赤匪以亂機，不顧民生，動搖國本，此而不戢，紀綱何在？尙乞全國同胞羣起聲討，以泯亂源，黨國前途實深利賴。陸軍第四十五師特別黨部籌備委員會皓（十九）叩

陸軍第二師特別黨部對粵事通電

頃讀何應欽，何成濬，何鍵，魯滌平，四同志致廣州陳濟棠眞電，大義凜然，言詞

規箱廣東事變之文電

懇摯，凡我羣倫，共宜猛省！自鄧澤如等隨日通電發出後，蔣主席即請中央審查議處，蔡張吳張李五監委亦去電勸告，方謀適當之糾正，冀免政治紛爭，凡我同志，應一致主張，促其覺悟。陳濟棠身為黨員，又屬粵方軍事領袖，即不能糾正其錯誤，亦應處以鎮靜，聽候中央解決，何得推波助瀾，妄持謬論，甘冒威脅中央之嫌，破壞和平統一之局，蹈張唐馮閣覆轍，以自絕其生，誠智者之所不為！值茲外交吃緊，赤焰爭張，折衝壇坫，將功敗於垂成，直搗穴巢，當慮死灰之復燃，千鈞一髮，豈堪再啓兵禍？舉國共瞻，孰忍甘居戎首？伏冀全國同胞，全黨同志，本君子愛人以德，發為讜論，指正其謬誤，促成其反省，俾免以一念之差，貽無窮之禍，黨國幸甚！陸軍第二師特別黨部執行監察委員暨全體黨員同叩寒（十四日）印。

陸軍騎兵第二師特別黨部籌備委員會對粵事通電

此次廣東鄧林蕭古四監委乘此國議期中，通電煽亂，其舉動之離奇，電文之謬誤，早經中央監察委員明文糾正，螢火微光，已不難消滅矣。竊維我國統一完成，訓政開始，國民會議應運而生，此實建設新中國之緊要關頭，吾人應如何慶祝，如何擁護，以實

現 總理全部遺教！今鄧林蕭古等喪心病狂，不惜因少數私人感情，破壞國家大局，陷電傳來，羣情駭異，此而不滅，不但破壞中國之統一，尤足以引起亂黨投機與列強之覬覦，誤國誤人，禍源匪淺！爲此通電，希望全國同志同胞，一致反對，擁護中央，努力宣傳，促鄧林蕭古等之猛省，務使此星星之火，不致燎原，而使訓政建設，得以實施，則黨國幸甚！陸軍騎兵第二師特別黨部籌備委員會叩銑（十六）印

陸軍第四十四師特別黨部籌備委員會對粵事通電

慨自近歲以來，我國外患頻仍，內亂迭興，加以共匪獷狂，赤災滔天，以致國勢岌岌，民不堪命！幸賴全國上下共同努力，始克迭平大難，促成統一；近又遵奉 總理遺訓，召開國民會議，制定約法，方期此後廢除苛約，肅清匪共，使國家入建設之途，人民遂昭蘇之望。乃廣東古陳諸氏，以個人意氣之爭，詆毀中央，稱兵抗命，助長匪氛，養虎貽患，一似必欲達到破壞和平統一，使國家陷於萬劫不復之境而後快。大拂人情，賊所難解！茲全國黨軍政各界，仗義執言，迭電警告，倘其勒馬懸崖，翻然覺悟，尙不失爲識時之彥；如仍一意孤行，不知悔禍，敝會本擁護中央，保障和平之主張，誓當代

表全體武裝同志，靜候政府明令，用張撻伐！尙望海內外同胞，一致聲討，共救黨國之危亡，無任企禱！陸軍四十四師特別黨部籌備委員會叩江印

中央陸軍軍官學校特黨部再告鄧澤如陳濟棠等電

廣州探送鄧委員澤如，古委員應芬，林委員森，蕭委員佛成，孫委員科，陳總指揮濟棠均鑒：皓電計達，國人厭亂久矣！頻傳粵省組織僞府，出兵湘贛，人民已如驚弓之鳥，兩粵漸露草木皆兵之概，姑無論兩粵以彈丸之地，難敵舉國討逆之師；就令割據而成，於黨國於民族，究有何補？徒爲共黨燃已息之灰，加民衆以更深刻之痛苦而已。黨內政見之爭，不難循黨章以謀補救解決之道，若徒逞於意氣，動以兵戎，是不啻效二十年來爭權奪利之軍閥政客之所爲，乃國人所最切齒痛恨者也。本會不忍黨國元老自墮其光榮之革命歷史，特再作最切最後之忠告。尙希幡然驚醒，聽命中央；否則國中之公意難敵，國法之制裁難逃也。中國國民黨中央陸軍軍官學校特別黨部叩江印

平漢鐵路特別黨部籌備委員會警告陳濟棠電

廣州陳總指揮伯南同志勳鑒：自鄧林蕭古四監委，撫拾浮言，發出陷電，全國民衆，憤

慨填膺；乃同志不加檢察，繼發江電，且聞陳兵邊陲，威脅中央，道路傳聞，駭極無似！竊吾國不幸，變亂頻仍，國計民生，凋敝已極，老弱填乎溝壑，少壯散諸四方；亦匪因之而潛榮遂毒，帝國主義藉此爲廢約遁詞，內憂方殷，外患未已，本黨不避鉅大犧牲，力奠和平統一之基礎，現正勵治圖強，用竟革命之大業。凡我同志，自應本親愛精誠之旨，凍同舟共濟之義，一心一德，共同奮鬥，出民衆於水深火熱之中，躋民族於自由之域。同志身爲黨員，職膺軍寄，黨紀國法，豈容逾越？若必挾兵自大，逞愆困民，則閻馮覆轍，可作殷鑒，須知民心背向，成敗自決，往事昭彰，歷歷不爽，且負隅倡亂再動干戈，勢必授赤匪以蔓延之機會，貽帝國主義以阻撓廢約之藉口，國家前途，何堪設想！同志將爲全國人民之公敵，而留萬古之譏，所幸迷途非遠，及早覺悟，竟和平統一之全功，促革命事業之完成，黨國幸甚！民族幸甚！臨電不勝迫切企盼之至，中國國民黨平漢鐵路特別黨部籌備委員會叩馬。

津浦鐵路特別黨務整理委員會警告陳濟棠等電

廣州陳總指揮濟棠香師長翰屏余師長漢謀李師長揚敬公鑒：本黨遵照 總理遺教，

規箴廣東事變之文電

七五

召開國民會議，方期和平統一，永得保障；乃執事撫拾浮言，發表江電，對於黨國措施，肆意攻擊，且有準備軍事，威脅中央，破壞統一之圖。噩耗傳來，舉國震驚！執事身隸黨籍，重膺軍寄，縱對中央有所建議，儘可依法陳請，靜待後命。以黨紀言，黨內一切問題，應由黨的最高機關解決，凡屬黨員，祇有服從黨紀，未容紊亂系統，自作主張；以軍紀言，軍人以服從爲天職，未得上級命令，不得擅移部隊，尤不得越位失序，發表政治言論。和平統一，爲總理所垂囑，民衆之要求，犧牲奮鬥，雖底於成，而赤氛未靖，國難方殷，加之失意軍人政客，挑撥離間，罔知顧惜。執事身爲本黨革命軍人，深明大義，甯肯受宵小包圍，涉軍人干政之嫌，蒙破壞統一之詬，予亦匪以苟延之機，授列強以侵略之柄。佳兵不祥，古有明訓，違法背紀，靡不覆滅，張唐閻馮，可爲殷鑒。本會本愛黨國愛革命同志之熱誠，不忍坐視執事之革命歷史，毀於一旦。本黨革命事業，功虧一簣，和平統一局面，重複破裂，值茲國民會議方告閉幕，訓政建設急待進行之際，凡違反本黨紀律，壞破和平統一者，匪特爲本黨之叛徒，抑且爲國民之公敵，本會維護和平，擁護黨國，始終如一，爰本愛人以德之義，披瀝直陳，進最後之忠告，須

知個人事小，黨國事大，得失之機，間不容髮，懸崖勒馬，立地成佛，尙冀翻然悔悟，共維國是，權衡利害，何去何從，唯執事自圖之！中國國民黨津浦鐵路黨務整理委員會叩馬印。

北甯鐵路特別黨部籌備委員會請明令討伐陳濟棠電

中央執行委員會鈞鑒：查陳逆濟棠，身膺黨國之重寄，授以兵柄，拱衛邊疆，倘有人心，應如何盡忠黨國，聽民驅策，乃竟包藏禍心，時存攜貳，因鄧古林蕭四監委之妄言，藉附和而謀亂，初猶意其傳聞誤會，係於感情，是以舉國一致電勸，並予警告。誠以多年戰亂，民已不堪再受痛苦，熱血換來之統一，不忍再被破壞；況國議方行閉幕，一切正待進行，亦匪尙未肅清，不能再起爭端，故不惜委曲求全，希彼悔過自新。詎知該逆不獨不知悔改，且益猖狂，近竟調兵遣將，聯桂迎汪，逆跡益著，用心益惡，倘再任其放肆，黨國前途堪危。伏望明令，速張撻伐，以懲兇頑。北甯鐵路特別黨部籌備委員會

駐長崎直屬支部執行委員會警告陳濟棠電

規箴廣東事變之文電

廣州陳總指揮助鑒：銑日一電，計已奉達，頃聞我公以蔣胡黨內之微嫌，將動干政之軍旅，人心惶惶，岌岌然懼大局之垂危，海外風聞，道遠言略，真相莫明，疑慮難釋。當此大局粗定，赤氛猶張，正國家生機初轉，民困待蘇之際，且不公平條約，尙未撤廢，吾國所受帝國主義之桎梏，亟待解除。我輩總理信徒，與夫武裝同志，允宜同心同德一致對外，以瀚雪國恥，振起國威爲己任，以保障和平，維護統一爲前提，方足以謀國家之自由平等與建設，而慰喘息方定，喁喁望治之同胞。夫黨事由黨內解決，本黨向有規章，足資辦理。我公若僅爲胡氏問題，自當靜待中央依法處理，何所用乎武力之要挾，蹈軍人干政之惡習。若果受政客之離間，以託辭爲興戎，是師軍閥之故智，冒大不韙，從事閹牆內亂，坐貽赤白帝國主義者以加緊壓迫之機，而爲反動派所利用，何異自絕於黨國與民衆。試思廣州一隅之地，豈足以敵中央傾國之師乎？恐拂逆厭亂已久之國民心理，適足以自速其敗亡耳。縱退一步而論，使我公旌旗北指，直搗金陵，推翻中央，能否長足北進，規復蒙滿，以成統一之基乎？共匪餘孽，能保不乘此軍事倏擾之際，肆其殺人放火之慘劇乎？帝國主義者，能保不演曠昔甯案濟案之惡劫，以蹂躪我國家

取消不平等條約，有不因而延誤乎？一般政蠹黨賊有不因而復活，爭持政柄乎？即我公袍澤中，他日功成勢重，能保不效我公今日之搗中央者，攜貳公乎？凡此種種問題，實爲我公當前之大患，有一於此，即無以滿足其欲望，且反陷於身敗名裂之危而莫救。國家之糜爛，固無論矣，卽自殘其革命之歷史與人格，將何以解於全國望治之民，與後世史家之論；更何以符自己平昔效忠黨國之初心？且因以重展公之咎，亦必非展公之所贊許。君子明哲保身，我公誠能以國家爲重，當以和平統一締造之艱難爲念，而力加維護，以共同努力取消不平等條約爲己任，放大眼光，爲國家立功於世界，凡屬斷斷於國內細故，與此系彼派之隙，以鼓其如簧之舌逞其縱橫捭闔之技，而激起意氣之爭，不顧順逆之勢者，皆當糾正其錯誤，摒絕其進言，一面速發通電，表明正誼，以息全國之疑雲，而杜好亂者因形設象，樂禍幸災之謠啄；則化干戈爲玉帛，挽旣倒之狂瀾，葆豐功於勿替，奠國基於磐石，在此時矣。謹代表旅崎僑胞同志，再進忠告，務望備賜鑒察，勒馬懸崖，無任企禱之至。中國國民黨駐長崎直屬支部執行委員會叩篠印，

南洋吉邦同志暨僑胞痛斥陳濟棠快郵代電及通電

吾國此次國民會議，爲實行總理之主張，亦開國以來第一次之壯舉，集全國之英俊，立訓政之初基，開建設之宏圖，國家之興喪存亡，在此一舉。會議開幕，凡屬國民，莫不欣然禱慶。昨傳陳濟棠附逆叛國，甘作罪魁，破壞大局，擾亂會議，荼毒生靈，西南半壁，再動干戈，黃台之瓜，豈堪再摘？噩耗傳來，僑人髮指！關於國議與陳變二事，吾僑應有正當之表示，以保持吾僑原有榮譽及人格。故敵吉打邦全屬，如吉礁雙溪大軍居林加央等屬同志，及僑胞聯合通電，一則以慶祝會議，一則以痛責叛逆，茲特將電文錄左，吾親愛之僑胞，亦當聞風而興起焉。

(一) 致南京國民政府轉國民會議電文：國民會議公鑒：大會開幕，僑民騰歡，請一德同心，實現三民主義，共建國家，施行訓政，剷共除逆，廢除外約，興邦喪邦，在此一舉。最近陳濟棠附逆叛變，禍國殃民，破壞大局，阻礙會議，請堅決嚴懲，以平僑憤，而鞏國基，幸甚！南洋吉打邦全屬同志暨僑衆支。

(二) 致廣東陳濟棠電文，陳指揮濟棠鑒：駭聞貴部附逆叛變，破壞統一，阻撓國議，僑衆不勝憤激，幸勿作禍首，爲國民公敵，騰笑中外，遺臭萬年，幸甚！南洋吉打

邦同志暨僑衆支。

緬甸總支部執行委員會對粵事通電

中央黨部轉蔣主席暨中央執監委員，廣東陳總指揮，暨留粵中央執監委員鈞鑒：粵省政變，僑情惶惑，赤匪跳梁，贛湘伏莽潛滋心敵，若啓釁端，則統一之局必被破壞，糟爛之禍，豈能倖免；伏乞仰體總理提倡革命之苦心，俯察海外援助革命之期望，和平解決，以遏亂萌，共圖建設，以固國本，緬甸總支部執行委員會叩。

駐神戶直屬支部忠告陳濟棠電

廣州陳總指揮濟棠鈞鑒：先生功在黨國，歷史甚長，乞顧全大局，一致對外，勿受反動派利用，輕啓釁端，自絕黨國。駐神戶直屬支部篠印。

八各省政府電對粵事之文電

湖北省政府忠告陳濟棠電

廣州陳總指揮勳鑒：自鄧澤如同志等陷電揭出，舉國人士，朝夕惶惶，羣相驚恐。

規箴廣東事變之文電

無何，執事等江電傳來，遠近聞之，尤爲駭怪！夫吾國內亂深矣，吾民望治久矣。本黨同志，秉承總理遺訓，正宜杜絕內爭，與民更始，執事分屬黨員，應如何服從黨紀，擁護中央，努力建樹；豈可因傳聞之誤會，忽生意見，爲無聊政客，失意軍人所煽惑利用？竟敢稱戈犯順，破壞黨國，背叛主義，而不顧袍澤兄弟，轉瞬秦越，原野厭肉，川谷流血，此閻馮已往之覆轍，可爲痛哭流涕長太息者也。執事等當日義憤填膺，同伸撻伐，爲民請命，爲國除奸；曾幾何時，竟尤人自傲，果真有迫不及待之故，必不得已之情乎？中央監察委員，對於陷電之匡責，何部長等對於江電之規勸，詞嚴義正，舉國同欽。執事等一言一動，關係大局安危，倘意氣之用，鮮不覆敗，前事不遠，可爲殷鑒。本府同人，目擊生民之塗炭，實有不能已於言者：鄂省綰轂南北，地位特殊，辛亥之役，陽夏灰燼，犧牲重大，薄海咸知。滿擬剝極必復，治平可期，乃廿年來困於官僚，困於軍閥，困於苛徵暴斂，困於十五年之赤色政府，此亂未平，彼亂又起，紛擾既久，望治尤殷，江漢流域，水深火熱，湘鄂贛同一匪區，鄂省受禍尤久且鉅。監利沔陽江陵石首黃安黃陽新大冶等三十餘縣，自西至東，延長數百里，村鎮爲墟，田園久廢，瘡痍滿目

，浩劫同悲。軍隊疲於奔命，不能長久駐防，人民無地安居，遑暇自謀保衛？苟無去歲閩馮之變，鄂省匪禍，不至猖獗若此，數月以來，仰承中央明令，各軍努力綏靖，湘贛同時清剿，赤匪已被國軍重重包圍，餘匪亦逐漸殲滅。清鄉成功，拭目可待。詎料執事等江電飛來，荆襄數千里，頓呈恐怖現象，數千萬嗚嗚望治之民衆，莫不疾首蹙額，而相告曰：赤匪不滅，民無噍類，近頃湘鄂贛剿匪工作，既已丕著成績，自不難次第肅清；倘再有叛逆份子，鼓動內爭，破壞剿匪計劃，使中央功敗垂成，則爲虎作倀，罪更浮於赤匪。三楚子遺，一息尙存，矢當淬勵精神，請命中樞，大張撻伐，以戢禍黨蠹國者之野心。吾鄂如是，贛湘可知，三省如是，全國可知。粵中本革命策源地，人民望治之切，寧異他省。先總理謂軍事既終，宜掃除障礙，安定民生，明訓煌煌，豈可違背！執事等遠隔嶺外，縱不見江漢人民之痛苦，獨不追維遺教，恤及珠江流域人民之治安乎？夫閩馮以六萬之衆，竊據大江南北，其勢不可謂不大，不出三月，立見瓦解。蓋以現在之中央，係總理主義所締造，各先烈鐵血所鑄成。換言之，卽爲民意之結晶，悍然背叛之，斷未有不敗者也。况執事僻處粵東，誠信未孚，現有之兵力，不及閩馮萬萬耶

昔人有言，凡舉事勿爲親者所悲，而爲仇者所快，三復斯言，不禁爲執事等惜也。總之，執事等昔爲全民而革命，國家幸慶統一，今乃無端以興戎，生靈又陷塗炭。縱使不卹人言，將勿有負初衷，倘能幡然改圖，自承錯誤，在執事等改過不吝，正足見光明磊落，卽中央寬大爲懷，當亦不深咎既往。不遠而復，古訓所示，懸崖勒馬，挽救猶能，願詳察之。湖北省政府叩刪印等語，尙祈一致主張，共抒國難，無任盼禱！湖北省政府叩刪印。

江西省政府忠告陳濟棠電

廣州陳伯南先生偉鑒：自鄧古諸同志，及執事陷江兩電，先後發出，羣情惶惑，罔知所爲，函電分馳，交相勸阻。原意公等高明，必能納藥石之忠言，勒危轡於絕巘。乃縱竭剖心之喻，未聞悔過之誠；抑且道路傳聞，形影若繪。國人飽經喪亂，久苦兵戎，際茲訓政方樹新基，約法甫經制定，望治之切，萬衆一心，無論何項爭端，決不容再訴武力。國中赤禍流毒，如火燎原，數省罹殃，贛災尤亟！匡廬靈粹，久贖殘灰，彭蠡烟波，長留怨氣。細推積日養成之故，皆乘頻年內戰之機，當國家征伐未遑之秋，遂宵小

萌蘖滋生之漸。養癰自潰，既深鑒乎前車；爲虎作倂，忍重尋于覆轍。且赤匪爲全人類之公敵，非徒危害我國家，充其殘毒之心，則粵桂何殊湘贛？逞彼豺狼之性，雖恩私實等仇讎。方今長圍已合，匪勢漸窮，如弩在弦，不容稍縱。乃執事適逢其會，無故稱兵，不惜爲匪求生，置民於死；拾人餘唾，自掘墳塋。未張獨立之旗，先爲衆矢的的，必迷遠復之義，坐昧如蝕之機，使赤骸得以重張，舉國皆無淨土，則皮毛悉去，自招同盡之災；玉石俱焚，豈有可償之願。往者海陸豐及廣州諸役，積尸被野。飛血厲空，在執事爲桑梓之邦，亦必有親朋之痛，卽視鄰省爲胡越，忍置故鄉於忽然？幸早勵良規，善全令聞，毋令涎客狂且，肆行騰播，扇風揚燄，拗怒投機，五羊舊觀，莽蒼在目，長言永歡，不能造衷，惟執事實利圖之！江西省政府叩

四川善後督辦暨省政府忠告陳濟棠電

廣州第八路陳總指揮勳鑒：川粵篤遠，文電稽遲，道路傳言，執事將有軍事行動。

頃者復接江（三日）日通電，附會鄧古四委失實之彈章，罔計軍人出位干政之大戒，飾詞指摘，推波助瀾，忘其冒昧，敢盡忠告：國議初開，羣情望治，分屬黨人，應本總

理和平統一之遺囑，匡扶中央，弼成邦治，斷不能擅起兵戎，妨礙國本！執事借題發揮，其意何居？師出無名，寧堪號召！此不可者一。赤幟滿地，民困已深，中央調集大軍，四面兜剿，擒渠掃穴，爲期未遠。執事掀動政潮，敗壞垂成之功，助長共匪之燄，貽誤黨國，莫此爲甚！此不可者二。廢除不平等條約，爲吾黨重要之政綱，亦人民惟一之斬嚮。國家果無亂事發生，外人自難藉詞展緩，近聞國民會議，且將發表宣言，採取斷然處置，一髮千鈞，關係極重。執事橫生枝節，又予外人以口實，增加交涉之障礙。此不可者三。總司令介公，秉承總理遺訓，奠安區宇，功在國家。唐閣馮桂，背叛黨國，中央不得已而討伐，介公奉命令而專征，執事亦嘗負弩前驅，並曾通電聲討，口血未乾，謂非義戰，揆之良心，何以自解？此不可者四。廣東一隅力量有限，張桂仇讎，斷難融洽，東北西南更一致擁護中央，事實如斯，昭在人目，執事必欲一意孤行；以軍紀言，則既反服從之義，以利害言，更無待著龜之卜。此不可者五。以上五者，成敗得失，至爲顯著。湘等以執事於黨具有歷史，於國著有前勞，愛護黨國，愛護執事，用罄所見，陳之左右，惟圖利之！四川善後督辦劉湘，四川省政府主席劉文輝同叩巧印。

浙江省政府忠告鄧澤如陳濟棠等電

廣州古委員湘芹，鄧委員澤如，林委員子超，蕭委員佛成，陳總指揮勳鑒：前閱公等陷江兩電，及各方面近日通電，雜誦迴環，彌深隱痛。民國肇造，迄今二十年，變亂迭乘，民不堪命。統一雖成，匪風甚熾；允宜團結本黨實力，掃除革命障礙，上以慰總理在天之靈，下以副羣衆引領之望，不圖旬日以來，謠譏繁興，遠道傳聞，曷勝惶惑！倘偶有誤會，卽擅啓衅端，坐視赤匪負隅，梟張爲禍，外啓戎心，誰禦其侮？鷓蚌相持，徒利漁翁，懲前毖後，能無痛心，革命同仁，甯忍出此！矧茲約法告成，實施在即，凡百糾紛，迎刃可解。所冀蠲除成見，力遏感情，持以鎮定，靜候解決。杜政客之挑撥，以大局爲前提，上下一心，共謀國是，實現三民主義，廢除不平等條約，黨國前途，實深利賴！掬誠佈臆，尙希亮察！張難先，方策，王激瑩，張乃燕，葉琢堂，石瑛，張道藩，蔣伯誠，周駿彥叩養印。

湖南省政府忠告陳濟棠電

廣州陳總指揮勳鑒：江電誦悉。民國肇造，二十載於斯，時事多艱，匪風正熾，是

非其觀，利害宜權，糜爛家邦，智者所不忍，共產匪黨，仁者所必誅。執事既淡於權利意氣之爭，更望以國家統一爲重，憫人民之苦，慎禍福之機，懷舟流覆溺之危，振大造祥和之氣，黨國前途，實深利賴。敬此布達，惟熟圖之！湖南省政府叩刪印。

江蘇省府闢鄧澤如等通電

南京中央黨部，國民政府鈞鑒；閱報載鄧澤如先生等卅日通電，摭拾流言，騰諸筆墨，誣陷同志，煽動人心，至堪惋惜！夫鄧等既以中央監委名義通電，既熟知本黨紀律，及所秉歷史的使命。本黨以摧毀軍閥，完成統一，奠定國基，完成訓政爲目的；蔣公受命於黨，艱苦卓絕，國人共喻。而鄧先生等不顧本黨總章第八十條第四項之規定，似已非紀律所許可。甚至捏造事實，搖惑聽聞。夫功罪是非，黨國自有公論，觀卅電所述，事互數年，鄧先生等居中央監委之名，不自今始。蔣公受命出師刪夷軍閥，艱難百戰，統一版宇，凡此經歷，宜無不知。使如卅電所言，鄧先生等數年以來，所監何事？其爲意氣用事，於此顯然。自去歲統一告成，全國人民，喁喁想望太平。中央秉承總理遺教，於軍政時期結束以來，致力於訓政設施，一方對白色帝國主義之侵略，積極自衛

，一方對赤色帝國主義之蠅狗，嚴厲搜討。苦心締造，夙夜不遑。凡有血氣，莫不共諒。况國民會議如期召集，全國代表，依法產生，總理遺教，次第實現，此正國家剝復之機；凡爲國人，孰不蠲小憤而共大謀，舍私利而急公誼。鄧先生等以黨國負責人員，忽於此時，發出卅電；外啓列強輕視，內使宵小生心，破壞大局，言之可痛。楚僉等惕於黨國紀律，不可不嚴，黨國是非，不可不正，用敢不辭齟齬，歷陳愚忱，伏希鑒察施行！江蘇省政府主席葉楚僉等謹叩元印。

安徽省政府對粵事通電

頃覆何委員敬之等一電，文曰：頃奉真電，對於陳濟棠之異動特致最後忠告，促其化除私見，勿爲黨國罪人。語重心長，詞嚴義正，凡有血氣，莫不感動。誠以歷年變亂，幸告救平，國民會議刻已開幕；正謀和平統一，訓政建設之時，豈容再逞干戈，自致分裂，爲赤匪造機會，以民衆作犧牲。陳氏倘再執迷，自絕黨國，雖欲愛護，亦所不能；惟有請中央繩之以法，爲供人利用，不顧大局者戒。同人無似，誓率全皖民衆，以爲後盾。安徽省政府叩元。

湖北省政府請討伐陳濟棠電

國急，南京中央執行委員會，國民政府，總司令蔣，副司令張，鈞鑒：頃接開封劉主任，暨陝甘豫各將領皓日通電，以陳濟棠發布江電，措詞悖謬，肆意詆毀，逆跡昭著，請中央聲罪致討，並請一致主張等語。查陳濟棠擅權拔扈，自絕黨國，迭經各方電羽紛馳，促其憬悟，冀收已放之豚，俾勒懸崖之馬。乃近更狡謀顯露，逆跡昭彰，罔念民生，動搖國本，中外報紙喧騰，事實無可掩飾，自應大張撻伐，以肅國紀，而懲叛亂。公等忠忱衛國，義憤填膺。抒保邦未危之謀，本撥亂反正之義，綱紀畢張。除電請中央，一致主張外，理合電請鑒核，迅頒明令，聲罪致討，以維國本，而肅紀綱，黨國前途，實深利賴。湖北省政府主席何成濬，暨全體委員同叩漾。

九各將領對粵事之文電

何應欽何成濬何健魯滌平忠告陳濟棠電

廣東陳總指揮勳鑒：日前接閱鄧澤如同志等陷日通電，摭拾蜚語，肆意攻訐，祇圖

發洩私忿，不惜動搖國本，舉國駭異，斥爲不祥，惟以鄧古既爲中央監察委員，復自附於提案彈劾之形式，中央監察委員會自能爲適當之糾正，吾人猶深冀不至引起政治上之糾紛，乃蔡張李張吳五監委之勸告，未能促鄧古之諒解，而兄等又突有江日之通電，真如主席因兄之異動，不得已而離省，且聞兄積極準備軍事，威脅中央，疇昔張唐馮閻之所爲，兄曾痛斥其不韙者，今乃甘蹈其覆轍，此應欽等所爲大惑不解，而不得不爲兄痛切言之也。數年以來，反抗中央之軍閥，無不自取崩潰，而本爲革命軍人，忽又背叛革命者，其滅亡尤速，兄今者或以指摘中央之詞自解，而不承認爲背叛革命，然鄧古通電到京，蔣主席卽呈請中央審查議處，其他誤會之點，蔡李等五中監委，亦多有說明，兄等果有愛護黨國之誠意，自應取消前言，停止一切行動，對於胡先生個人之事，吾人果有意見，儘可以黨員立場，獻替於黨，如黨未准胡先生辭職，而政府或個人擅自處置，則黨自不許啓個人擅權之漸，如黨願留胡先生在京任職，個人亦不應有獨異之主張，以強迫胡先生離京。總之，此爲黨內之事，吾輩黨員祇有聽命於黨，服從黨令，胡先生既爲黨員，其行動亦必黨之公意爲依歸，非任何個人或少數人所可違反黨義，越俎代謀，况兄

爲軍人，尤應服從黨義，免蹈武力干政之嫌，若必以私人之意氣，少數人之成見，一意孤行，不惜破壞黨國，雖欲不謂爲背叛革命而不可得矣。廣東雖爲財賦之區，究屬一隅之地，何能與全國爲敵，昔總理能以廣東爲革命策源地者，以其有主義有組織，而自身又爲最偉大之領袖，今兄何所恃乎？兄雖握有重兵，積厚資自審孰如，陳炯明在粵功非不高，望非不重，以一念之差，身敗名裂，永爲恥笑，回思十一年北伐之師，長驅入贛，本可直搗幽燕，以陳炯明在後方叛變謀亂，乃至全功盡隳，陳炯明之罪，不僅背叛總理，尤爲阻撓義師，今赤匪肆毒於湘鄂贛諸省，我革命軍人竭數月之力，從事圍剿，方在澈底肅清之中，若兄又挑起內戰，妨礙我剿匪計劃之完成，授赤匪以重延殘喘之機，蔓草難圖，國亡無日，兄之罪將更浮於陳炯明矣。兄或惑於政客之煽動，以爲廣東一經發難，西南各省皆將響應，然鄧古陷電，距今已旬日，兄之江電亦迄一週，孰則起而附和者，雲南龍主席爲義正詞嚴之聲討，可知公道自在人心，天下厭亂久矣，兄奈何復受反動政客之欺，而猶不自知耶？又聞兄將勾結張桂以爲外援，姑無論張桂平日對兄恩仇何若，能否甘爲兄用，而兄一旦反顏事仇，引狼入室，能保部下皆不攜貳乎？至改

組派乃共產黨之化身，不僅破壞黨國，且曾貽廣東以燒殺之禍，全國國民視爲洪水猛獸，廣東同胞，尤爲切齒痛恨，今聞鄧古根顏勾結，必欲使我革命軍人爲虎作倀，爲匪張目，是數年來將士奮不顧身，艱難締造，以鞏固革命根據地，始得有今日統一之局者，皆將復中若輩共產黨之狡計，而爲之破壞無餘，不惟總理在天之靈，無所慰藉，廣東人民與兄之部屬，亦將作何設想，而兄更何以自安乎？北伐之初，廣東一省之財力，足供國民革命軍全部之餉源，今兄所部連蔣蔡各部，僅足五師兵額，而月索餉項至四百三十萬元之多，廣東一切建設事業，皆無從設施，以恣兄之取求猶不足，則在梧州悉索廣西之所入，月計亦在五十萬元以上，不特全國部隊得餉之厚，無與倫比，卽古今中外亦無此餉例，若兄猶不知鑿足，廣東廣西之人民，能長受此剝削乎？兄之部下能不萌攘奪之心乎？若兄執迷不悟，則天下後世，必將謂兄旣以兵威驅逐地方長官之陳主席，復以武力威脅中央，干涉黨政，此何如事，兄能忍受之耶？應欽等素知兄能明是非，辨利害，無論爲公爲私，當不至出此，兄今日背棄中央，則政治之生命盡絕，兄仍能擁護中央，則革命之光榮永存，凶吉禍福，在兄自擇，此時能否剿滅赤匪，以拯救吾民，其關鍵尤在

兄之一身，赤匪禍國至深，燒殺之慘，誠曠古未有，若再任其蔓延，我輩同無噍類，應欽等負責剿共，憂國至切，爰以最大之熱忱，爲久陷匪患之諸省同胞請命，謹致最後之忠告，以盡我久共患難同胞之職責，尙冀採納忠言，化除私見，合力剿滅赤匪，善保數年來致力革命之歷史，勿爲破壞和平統一之罪人，須知廣東爲中國之廣東，決非個人所得而割據，軍隊爲國家之軍隊，亦非個人所得而私有，况革命之軍隊與革命根據地，豈容以一二人之故，自毀其革命之歷史，甘爲黨國之罪人乎？懸崖勒馬，未失爲勇，舍刀成佛，乃可爲仁，善人能受盡言，惟望兄恕其狂直而省察之爲幸！何應欽，何成濬，何健，魯滌平真。

龍雲駁斥鄧澤如陳濟棠等通電

特急，南京中央黨部，國民政府，各委員，各院長，鈞鑒；國民會議各代表，各部部长，河北張副司令，王主席，湖南何主席，湖北何主席，江西何主任，魯主席，河南劉主席，安慶陳主席，山西商主席，山東韓主席，陝西楊主席，四川劉主席，並轉鄧楊田各軍長，重慶劉督辦，貴陽毛主席，江蘇葉主席，浙江張主席，福建楊主席；各路

討逆軍總指揮，各路要塞司令，各艦隊司令，全國各省市黨部，上海各報館均鑒：接讀鄧澤如等卅日通電，摭拾浮詞，妄肆攻訐，洩一朝之私忿，而不顧大局之安危，曷勝駭異。夫提案彈劾，自有正當程序，今不問全體監委，是否同意，提案是否成立，而遽貿然通電，故作張皇；明明洩忿，而假託公言；明明煽亂，而詭稱護黨。其發動之方式，固已自陷於違法；其煽惑人心，搖動大局之陰謀，更復昭然共見於天下。且既依法提案，自當聽候依法解決，乃不旋踵而有陳濟棠等江電，如響斯應，挾武力以相恫嚇，欲復陷國家於分崩離析之中；稍有人心，宜莫不歎息痛恨。閻馮新敗，赤寇方張，人民之痛苦未蘇，列強之憑陵猶昔；中央秉承遺教，夙夜憂勤，操危慮深，力謀統一。一方將糾紛之局，漸趨建設之途，同屬國人，懷漏舟覆巢之戒，宜如何激發天良，共圖贊護。矧在負責同志，更當體念艱難，顧全大局。若稍一不諒，徇私害公，逞意氣於一時，置黨國於不顧，是直喪心病狂，自絕於黨。我革命袍澤，本黨同志，洞悉利害，明辨是非，必不致爲所搖惑，盲目附和也。蔣公靖獻黨國，身繫安危，遭大投艱，精誠不二；受命於黨，何云把持，黨國公忠，豈同劫奪。其挺身以負國家之重任，非出於爭權奪利之私

，方今收回法權，初開國議，外交內治，急切莫逾此時，方勉竭股肱以翊贊之不暇，又何忍倒行逆施，相煎太急。雲於蔣公無所偏護，第念內戰頻年，甫有統一希望，蔣公身先北伐，實爲完成總理遺志之人。如果有背黨叛國行爲，則吾輩亦豈能坐視。若因其忍辱負重，遂責以違法攬權，使當事者救過不遑，誰復爲國家任艱鉅，誠不忍統一大局，光明前途，敗壞於一二僉壬之口，伏望舉國同胞，本黨同志，仗義執言，力闢邪說，主張正氣，討伐奸宄，雲雖無似，不敢後人也。僅佈區區，伏維公鑒。討逆軍第十路總指揮，雲南省政府主席龍雲叩魚印。

何成濬李鳴鐘徐源泉等駁斥鄧澤如等通電

前見鄧澤如古應芬等（卅日）電，本道路之謠傳，逞偏激之意氣，信口雌黃，淆惑視聽，初猶以爲感情衝動，未及深思，諒非喪心病狂，謀危黨國。詎經蔡張各同志江電，吳同志冬電，反覆開導，情詞婉摯，而彼仍不知悔愧，反嗾使陳濟棠等糾合武人，發電恫嚇，似此包藏禍心，勢難再事容忍。蔣總司令耐勞忍辱，戡亂經邦，宏濟艱難，懋著勛勤，舉國深依賴，誰忍加以疑謗。前此偶與展公政見小異，對於友誼，仍然倍致

殷勤，對於法律，更不負何責任。縱令彼輩，狃於恩怨，借題發揮，提出彈劾，亦應恪遵方式，聽候監丞開會解決，乃始則通電攻訐，繼復憑仗武力，其絕無護黨愛國之意，陰蓄稱兵構亂之謀，實已昭然若揭。蓋陳濟棠擁兵自衛，久思盤踞廣東，據爲私產。鄧古等覬覦非分，計惟依附軍閥，假公濟私，不思赤匪恣毒，火熱水深，湘鄂贛長圍方合，稍縱即逝，如果略具天良，自應遏制野心，免致惹起糾紛，爲匪共造機會。乃不先不後，故啓亂端，明明師唐馮之憎技，引赤匪爲朋儔，黨國非所計，湘鄂贛人民非所惜，卽其故鄉廣州海陸豐之慘劇，亦不憚縱其再演，忍心害理，倒行逆施，非特舉國所難容，應亦全粵人士所切齒。且往歲龍濟光陸榮廷等，以外籍軍閥，利用廣東小數敗類，反對總理，因以乘機侵入，搜括蹂躪，前事歷歷，言者痛心。倘再覆轍相尋，開門揖盜，吾知龍陸慘禍，勢將百倍從前。個人之大欲未遂，桑梓之浩劫先臨，卽以利害而論，亦屬大愚不靈。至於信義和平之保守，國法黨紀之服從，尤不足與深言也。成濬等於蔣總司令初不阿好，於鄧古等亦無夙嫌，祇以忠愛黨國，良心驅使，不忍使含沙射影之毒，灰補天浴日之心，尙祈海內英流，黨中賢達，秉春秋之斧鉞，揭宵小之肺肝，共伸正

義，藉消隱憂，訓政前途，實深利賴，不勝激切待命之至。何成濬，李鳴鐘，徐源泉，吉鴻昌，范石生，夏斗寅，張印相，蕭之楚，錢大鈞，陳誠，羅卓英，張振漢，葛雲龍，何振藩，謝彬，郭汝棟，劉培緒，梁冠英，王光宗，潘善齋，李定五，容景芳，徐德佐，孫鴻烈叩寒印。

商震徐永昌楊愛源傅作義孫楚榮鴻臚周玳趙承綬等忠告陳濟

棠電

廣州陳總指揮伯南兄勳鑒，統一初成，望治孔亟，吾儕受黨國倚畀之重，宜如何協力同心，共策共濟，對內急圖建設，對外力挽國權，豈容以個人私憤，動搖國本。乃鄧同志等陷電以後，吾兄突有江電以應之，繹覽所言，深爲駭異，方今訓政開始，人心一致，有違正軌者，舉國共棄，吾兄爲吾黨先進，愛護黨國，當不後人，是非利害，尤應明辨，爲逞意氣，自毀前功，諒爲智者所不取，且觀過去之反抗中央者，結果何一不身敗名裂，時至今日，已斷斷不容再有擁兵負隅之獠，自兄江電發表後，湘鄂贛諸省，以正義相責者，聯翩而來，人心向背，已屬昭然，况今赤禍未除，痛勦正急，吾儕軍人，宜

本公忠爲國之精神，擁護中央，共除民患，君於此時誤走錯路，直爲和平作障礙，其匪造時機，而使甫經奠定之革命根據地，再遭糜爛，數百萬喘息方蘇之人民，重罹鋒鏑，數年來艱難締造之黨國，復構內爭，將何以慰總理及諸先烈在天之靈，更何以副同胞企冀和平之望，孰爲亂階，破壞統一，吾兄明哲，豈肯出此，亟盼拋去私嫌，顧全大局，勿墮歧途，弟等爲擁護黨國，爲愛惜同志，心有所言，不忍不言，兄之吉凶，猶在一息，若不猛省，甘冒不韙，則雖愛吾兄，亦無如之何矣，尙希察照，商震，徐永昌，楊愛源，傅作義，孫楚，榮鴻臚，周玳，趙承綬，叩刪。

張學良張作相等對粵專通電

南京中央黨部，國民政府鈞鑒：國民會議，各院，各部，各委員會，全國各省市黨部，各省市政府，各總指揮，各督辦，各司令，各軍長，各師長，各法團，各報館均鑒：連日接讀雲南龍主席，暨軍政部何部長等，先後對粵專通電，剴切周匝，義正詞嚴，雜誦迴環，無任欽佩。溯自民國肇造，於茲廿年，禍變相乘，迄少甯日，及今思之，餘痛猶深。邇者內亂底平，完成統一，而先總理多年期盼之國民會議，亦已如期舉行，觀夫各方代表踴躍

與會之精神，足爲全國民衆迫切望治之表現。矧際此破壞之時期已過，建設之需要方殷，環顧閭閻，瘡痍滿目，庶政待舉，經緯萬端，此正地方休養生息之日，亦卽國人臥薪嘗膽之秋，果從此上下一心，斯富強無難徐致，何圖不祥之事，又復發於粵中，遠道聞之，曷勝駭愕。回念先總理手創共和，備嘗險阻，益以已往諸先烈，前仆後繼，不惜膏血原野，始克奠安宇內，樹此邦基，我輩效忠黨國，方維持擁護之不暇，豈宜再啓釁端。自促國脈，况彼此均屬同志，尤貴和衷，縱或有政見之偶殊，正無妨從容以商略；所冀速蠲小憤，力遏感情，以黨國爲前提，期難危之共濟，否則自拚孤注，躬爲厲階，必至失足時，噬臍無及，倘因此而引起戰役，則荼毒生靈，破壞統一，竊以爲愛國愛身者，必不出此。學良等猥以庸才，迭經世變，然此維護和平之念，始終未因之或渝，但使一息尙存，決不願統一之山河，重復瀕於崩裂，用特不揣鄙陋，略布愚誠，尙希海內賢達，明以教之，幸甚。張學良，張作相，萬福麟，湯玉麟，張景惠，臧式毅叩浴印。

于學忠王樹常等對粵事通電

南京中央黨部，國民政府，蔣總司令，張副司令鈞鑒：國民會議各代表，各院長，

各部長，各委員長，各省市黨部，各省市政府，各路總指揮，各綏靖督辦，各軍長，各師長，各省軍民長官，全國各法團，各報館均鑒；頃讀軍政部何部長等真電，暨雲南龍主席魚電，愛國護黨，仁至義盡；具規勸之苦心，進誠懇之忠告。公而及私，理見於情，聞音自遠，欽佩曷勝。民國肇造，迄今二十年，禍亂迭乘，民命不堪。生計之凋敝，既無從補救，政治之改革，亦苦難完成。數年以來，全體國民，感于環境之壓迫，翻然覺悟，以爲我國今日非統一不足以言和平，非和平不足以言建設。于是萬衆一心，惟統一和平是圖。最近遵照 總理遺囑，舉行國民會議，自籌備至開幕，爲期不過數月，卒能集全國民之公意，定黨國之大法，而 總理平生所堅持之主張，予以實現，卽此一端，尤足以證明我全體國民，一致要求和平統一，與訓政建設之決心。方期國議完成，大法制定，對外廢除不平等條約，樹國家獨立之精神；對內實施三民主義，示國民建設之途徑。孰意開幕未及旬日，而粵省之噩耗傳來，縱屬局部問題，無關全國安危，而謠譏繁興，難免不惑人觀聽，此誠大反我全體國民之預期，而不能不認爲黨國前途之遺憾。我國今日處境之難，遠非昔比，帝國主義環伺於外，共產黨徒潛謀於內，防範偶有不慎

，貽患或恐無窮。現在國家之統一和平，既已實現，由軍政時期進入訓政時期，我全體國民，正應以整個堅實之精神，共同努力於各種事業之建設，直接謀黨國之安全，間接造全民之福利。在此期間，無論國內國外，凡維持我黨國之統一和平者，則爲友，否則爲敵。誠以我全國國民，痛苦於禍亂久矣，渴望而幸得達到之統一和平，一日有人破壞，引起糾紛，我國全體國民，豈能忍受。倘不幸強鄰因此而生心，匪黨因此而蹈隙，引狼入室，後患何及，皮之不存，毛將焉附，此又豈真正愛黨國者所忍出此者耶？此次粵事之起，在主持者無非藉口於胡委員漢民之個人問題。殊不知胡委員爲黨員之一，黨員之進退，例應以全黨之公意爲從違，公意所在，黨員應絕對服從，既非任何個人所得左右，吾輩身爲黨員，詎可執以私見，妄逞意氣，不顧黨國利害，而涉及軍事行動耶？學忠等酷愛和平，出自天性，擁護黨國，不敢後人。爰用披瀝誠悃，率爾直陳，幸祈一致主張，共維國是，臨電神馳，不勝迫切待命之至。于學忠，王樹常，劉翼飛，李培基，石友三，宋哲元，孫魁元，龐炳勛同叩銑印。

劉鎮華忠告陳濟棠電

廣東陳總指揮伯南兄勛鑒；查粵東爲吾黨策源之地，保台廳桑梓之邦，近年以來吾兄主鎮其間，鞏固革命後方，驅除反動逆孽，宏猷偉略，欽仰夙深。此次展覽院長去職，吾兄對於中央，頗有表示，爲黨爲友，均應由黨解決，以免糾紛，近接何部長等致兄真電，意在消弭黨爭，共除赤禍，忠言讜論，諒荷贊同。弟內顧民生，外察國際，惴惴私衷，有不能已于言者：我國兵燹迭經，創深痛鉅，國家經一次戰爭，人民入一層地獄，國民生計，已瀕絕境，現訓政伊始，正宜合力建設，發展國民經濟，解決民生問題，或可徐收革命犧牲之代價，倘因意見偶歧，竟走極端，俾反動份子，勾結赤黨，重演空前慘劇，則一息僅存之國脈民命，經此長期之自殺，勢必隨以俱盡，更何建設之可言？且吾黨對外政策以取消不平等條約爲目的，徒以頻年多故，外交失其重心，又無民衆爲之後盾，欲謀國際平等，不過徒託空言已耳。茲者國民會議，提出廢除不平等條約之案，中外俱瞻，誠我國民解除賣身契約之絕好機會，若再發生內訌，示人弱點，則國際地位，必益低落，一切不平等條約，勢將無期延長，更無取消之望，此尤我國民存亡生死之關鍵也。總之，我國歷年內戰，多起於意氣之爭，而反動派得而乘之，弊在偏重我

見，不惜以黨國作個人之犧牲，不以個人服黨圖之義律，推其予智自雄之一念，無論民生如何垂斃，國際如何瀕危，皆掉首而不暇一顧，馴至人民疾首蹙額，但祝彼蒼少生英雄，俾斯民稍蘇喘息，是真可爲長太息矣！吾兄明達，豈忍出此。回憶己巳之夏，編遣會議之時，我輩同席同坐，促膝談心，相見以誠，相勗以忠，用敢本忠告之義，進苦口之言，尙祈捐除成見，顧全大局，作懸崖勒馬之謀，息厝火積薪之患，俾討赤工作，不受影響，統一事業，得以完成，對外對內，均以整個力量，孟晉急追，實深利賴，推誠佈臆，諸希亮管，劉鎮華叩銑印。

熊式輝忠告陳濟棠電

廣州陳總指揮伯南兄助鑒，邇月以來，浮言日滋，輿論所集，胥在執事。僉謂，國基甫奠，赤氛未熄，人民望治之心，莫不欲保持和平，鞏固統一，內蘇閩里之困，外杜鄰國之窺，而江電所稱，語多涵越，四方駭怪，以爲不祥，雖執事遠居南服，見聞或殊，一時褻激，無復顧念，不知影響所及，徒爲匪共之資，使荼苦之民，陷於莫救，圍勦之役，稽其全功，所謂闔牆操戈而授盜以隙，事之若此，能無疚心，夫爲虎作倂，庸人

所悲，形勢異觀，賢者難免，以執事明達，苟謂其甘心事匪，必且切齒裂眦，引爲大辱，顧覺端一啓，寇讎愈張，長亂滋事，誰尸其咎，恐雖有百口無以自解矣，自頃敬公冀電所述，與袍澤往復之，詞，仁言藹如，誰不興感，贛省匪禍蔓延，正宜集中全力，早期肅清，贛人企望之心，尤爲迫切，凡舉事毋爲親厚者所痛心，而爲仇讎者所快意，順逆反正之際，安危存亡之機，是在執事審處而已。弟熊式輝巧印。

羅澤洲警告陳濟棠電

廣州第八路陳總指揮助鑒：傳聞我公，指摘當局，將肇兵端，川北偏僻，難探確訊，頃閱劉甫澄督辦，劉自乾主席，虞庚兩電，始悉我公確於江日通電，附和助辭，非譏政府，偏執一端，甘心發難，開耗之下，竊以爲過。我公爲黨爲國，早著助績，倘有建白，不難實現，何至挾持政府，以武臨之。值此統一告成，國議甫開之際，以我公位望，自應表率袍澤，擁護中樞，弼成郅治，上以崇總理和平統一之訓，下以慰人民厭亂望治之心。乃不此之圖，而輕信浮言，甘爲戎首，果當道措施，略有未愜，亦須顧全大局，無得吹毛求疵。况軍人職在服從，不得妄干政治，假因此而遽召兵戎，搖動人心，

內而予反動以釁隙，外而啓列強之輕視，妨礙訓政之進行，喪失國家之體面，則實總理之罪人，終爲天下所非笑。務望憬然悔悟，取消主張，庶保令名，以永盛譽，特電奉告，諸維鑒納。國民革命軍陸軍新編第二十三師長羅澤洲叩養，印。

張之江孫連仲等對粵事之通電

頃讀何部長等真電，暨龍主席魚電，仁言利溥，欽佩莫名。我國連年以來，外有帝國主義之壓迫，內有赤匪土匪之騷擾，禍亂相尋，幾無寧日，民生憔悴，達於極點。近幸國民會議，從容召集，方冀集思廣益，共定國是，以慰海內喁喁之望。乃忽廣州噩耗傳來，遯悉之餘，殷憂曷極。蓋以吾國今日之局勢而論，民生不堪再擾，國本不堪再動，和平統一，不堪再有破壞，盡人皆知。苟一興波作浪，予亦匪與帝國主義者以可乘之機，將見生民倍遭塗炭，山河從此分崩，直非冥頑不靈，未見不爲之懼恍者。此次事故固知由少數褊急之士，激於一時意氣，不難勒馬懸崖，然謠譏朋興，易惑觀聽，匡救輔導，端在國人。尙希海內賢達，一致主張，促其早日覺悟，以維此和平統一之基，實乃億兆無疆之福。之江等心所謂危，義難緘默，謹布區區，敬希亮察。張之江，孫連仲，

梁冠英，張占魁，高樹勛，關樹人，張華堂，戴藩周，趙博生，李源惠，時德學，劉國明，王修身，鄭廷珍同叩號印。

張鈞等對粵事之通電

頃致何部長何主任何主席魯總指揮一電，文曰，頃奉真電，以古應芬陳濟棠等肆意攻訐，影響和平，嚴加詰誡，促其反省，正義凜然，無任欽遲。誠以民國肇造，念載於茲，內亂頻仍，迄無甯歲。刻雖叛逆全平，南北統一，而土匪遍地，赤燄尤兇；兼以強英窺視於西疆，日俄侵略於滿蒙，是人民之流離死亡，尙無安輯之方，國家之外患迫切，又將有滅亡之痛。中央遵奉先總理之遺教，召開國民會議，取消不平等條約，凡所以對內對外，力謀建設，鞏固邦基諸大計，無不於此會決之。是凡袍澤，應如何同心戮力，共策進行，庶慰人民望治之殷，庶躋國家於富強之域。乃古陳諸同志思不及此，偶因微末之嫌，輒發偏激之論。當此國本未固，赤氛正張，奸人政客，煽動備至，如果牽動全局，重演戰禍，則全國鼎沸，海內騷然，吾恐大好中華，將陷於萬劫不復，人民無

望，國將何存，言念及此，憂心如焚！竊以古陳諸同志過去歷史，靡不同欽，倘能顧全名節，以公勸導，懸崖勒馬，覺悟非遲。否則一念之差，噬臍無補。鈞受命中央，亦只有追隨諸公之後，勉伸正義，謹布區區，維希垂察等語，尙祈一致主張，共挽危機，黨國全途，實深利賴。張鈞，宋天才，李萬如，韓文英，史克勤，王殿閣，王凌雲，范龍章，李萬林同叩皓（十九）印

楊樹莊陳紹寬等對粵事通電

比讀真電，詞嚴義正，實獲我心。吾輩身隸黨籍，分屬軍人，祇知服從黨綱，遵守軍紀。矧值國議告成之日，正邦基奠定之時，誠宜擁護和平，進行建設，用慰總理在天之靈，並副海內望治之切；豈容以少數人之私見，再起糾紛，牽動大局。至湘鄂贛皖五省，赤匪滋擾，爲禍方烈，我海陸空軍健兒，秉命中央，枕戈待旦，誓出斯民于水火，而登之衽席者，匪伊朝夕，不于此時，促剿匪計劃之完成，而反授以苟延殘喘之機會，蔓草難圖，國亡無日。尊電所云，殊令人不寒而慄；本軍以和平統一爲職志，衛國

愛民，具有同情，抱載胥及溺之憂，矢同舟共濟之願；惟冀讜言動聽，振導祥和，豈特粵民拜賜，黨國前途，實深利賴等語，尙祈海內同胞，黨中同志，一致主持正論，藉弭禍萌，無任企禱。楊樹莊，陳紹寬，陳季良，陳訓泳，曾以鼎等同叩。

陳調元等對粵事通電

頃覆何主席敬之等一電曰：奉讀真電，勸誡粵陳，義正詞嚴，至深欽佩！現正遵依總理遺教，實現國民會議，舉國上下，均宜矢誠擁護，遵行議案，對內則恪守約法，促訓政之施行；對外則改訂條約，爭國際之平等。豈宜挾持私見，妄啓爭端。且人心厭亂，渴望和平，赤禍橫行，急待清剿，更不應受人利用，甘爲戎首，陷民國於危殆，爲赤匪作前驅。伯南如果心在國家，必能服從忠告，幡然悔悟，消弭戾氣，立化祥和。調元等效忠黨國，職司捍衛，化殘戡亂，惟中央命令是從。苟利國家，義無反顧，等語。尙望黨政領袖，各軍袍澤，全國同胞，一致奮起，共同戮力，遏止亂源，黨國幸甚！陳調元，范熙績，岳盛宣阮肇昌，梁鴻恩等同叩元印。

王家烈對粵事通電

竊自國議召集，羣情望治，和平統一，甫告完成；不幸古鄆四委，挾持私見，獨據輿議，撻拾調語，詆毀中樞。甚且嗾使粵中將領，附和倡亂，危害國基，雖甘冒不韙者爲然，而內政外交並受影響，輿論鼎沸，識者痛心。中央夙以寬大爲懷，不忍遽加譴責，苦心孤詣，委曲求全，張蔡李吳諸公，鄂贛湘川將領，迭電忠告，瘡口曉音，倏忽兼旬，不聞悔過，瞻念往轍，曷勝杞憂！家烈謬以鴛下，服務行間，戎守邊陲，慚無建樹。然效忠黨國，誓竭赤忱，擁護中央，不敢或懈。如其粵中將領，幡然覺悟，化干戈爲玉帛，導兵氣於祥和，是固全民斬嚮，抑亦黨國之庥。設或倒行逆施，不知悛悔，應請中央，政府，明令討伐，以肅紀綱，戡亂止亂，完成統一。家烈無狀，捍衛邊圉，職責所關，黨國安危，匹夫有責，謹當躬率師干，聽候中央，負弩前驅，義無反顧，謹此電達，藉佈微忱，敬希垂察，願聞明教。湘黔邊區剿匪司令王家烈叩養印。

劉湘劉文輝對粵事通電

國急，南京中央黨部，國民政府，陸海空軍總司令蔣鈞鑒；各部院會，各省市，各軍旅鈞鑒：頃據傳聞，廣東軍政當局，有指斥中央，另組政府之說。川省僻處西陲，音書遲滯，其詳不可得而聞，度其所持異議，當係反動份子桂系餘孽，以及失意政客，別有企圖。勿論所持理由如何，跡其用心，不過藉端倡亂，希圖破壞統一，背 總理之遺訓，實黨國所不容。竊以喪亂甫平，國趨正軌，期入訓政，建設肇基，中樞執政諸公，勵精圖治，嗚嗚屬望，薄海同情。當此對內討共，對外收回領事裁判權將告成功之時，凡我邦人，宜如何激發天良，共圖翊贊。即使秉國鈞者措施上偶不盡人意，亦當推誠商榷，共濟時艱，絕不能以私人意氣之爭，致誤國家根本大計。湘等遠在西蜀，擁護中央，矢志不渝，除整飭所部，一面與鄰疆切實聯絡，用備中央驅策外。伏望本黨同志，全國民衆，仗義直言，以期消息無形，完成統一，是爲至幸！謹電陳詞，諸惟照鑒。四川善後督辦劉湘四川省政府主席劉文輝叩虞印。

田頌堯對粵事通電

(銜略)鈞鑒：內患未平，羣情望治，訓政伊始，建設方殷，正宜共體時艱，協謀國是，完我統一，順應新機。乃聞粵中驟起疑雲，宣騰訐電，詞侵樞府，未諒當局之艱難；釀蕭牆，適增各方之痛苦。按其論議，不免聳惑浮言，揆其衷懷，殊覺別存歧見。在介公忠勤黨國，決無傷日月之明；而衆庶盼禱祥和，豈願塵霾之障。際茲人心未靖，亦欲方張，根本要圖，端在急求治理，綱維大計，尤須共矢忠貞。頌堯時切憂危，寧忘職責，惟本擁護素志，益勵翊戴微忱，謹率全軍，靜待後命，尙希黨國同志，一致主張，俾期隱患潛消，咸趨軌範，以彰正誼，而固邦基。謹電馳陳，統祈照察。第十二路總指揮田頌堯叩馬。

劉峙劉鎮華顧祝同楊虎城張鈞劉茂恩蔣鼎文等聲討陳濟棠通

電

國家粗定，海宇喁喁，苟有人心，寧忍再言破壞。不意中央正開國民會議，力謀訓

政建設之際，古應芬等發出卅電，摭拾浮言，信口雌黃。初猶以爲個人意氣之爭，原不無正常解決之途徑；詎意陳濟棠竟復發佈江電，推波助瀾，措詞狂謬，肆意詆毀。若以爲胡同志之去職，爲借題發揮之張本，不知胡同志個人之進退，自有黨的最高機關之決定，陳濟棠何得率意恫嚇。蔣總司令領導革命，助在黨國，憂勤惕勵，國人共見。此次雖與胡同志政見偶有參商，亦屬常見不鮮之事，蔣總司令，當然不負任何法律責任，如果彼輩必欲借此提出彈劾，豈無正式軌轍之可循。乃陳濟棠一面通電，妄肆攻訐，淆惑觀聽，一面迫走大吏，勾結張桂，徵兵斂財，情勢日亟，意欲憑藉武力，背叛黨國，盤據嶺表，予智自雄，實已昭然若揭。當此和平統一，初現曙光，訓政建設，粗具端倪，陳濟棠喪心病狂，倒行逆施，非僅破壞統一，阻礙訓政，而影響所及，更足助長赤匪之兇燄，妨害全國人民生命財產之安全；似此逆迹昭著，好亂性成，實爲黨國之罪人，民衆所共棄，黨紀國法，均所不容；擬請中央聲罪致討，掃除叛逆，以維統一，而利訓政，峙等盡瘁革命，祇知擁護黨國，原無個人恩怨，目覩凶殘，氣憤填膺，謹常率所部，應命馳驅，黨賊公仇，誓不並立；臨電不勝迫切憤慨之至！劉峙，劉鎮華，願祝同，楊虎

城，張鈞，劉茂恩，李韞珩，上官雲相，陳繼承，徐庭瑤，趙觀濤，王均，衛立煌，胡宗南，李雲杰，馮欽哉，孫蔚如，馬青苑，井岳秀，曾萬鍾，宋天才，鄧子舉，萬殿尊，戴民權，劉鳳岐，張喬齡，唐雲山，王迺文叩皓（十九）。

馬鴻逵等對粵事通電

頃接何主任敬之等一電，曰：奉讀真電，勸告粵陳，忠言讜論，詞嚴義正，雒誦迴環，無任欽佩。民國成立，已歷廿年，外侮憑陵，內患迭起，國家岌危，民不堪命；凡有血性，孰不痛心。茲幸國內軍閥次第削平，不平等條約行將解廢，中央政府遵奉總理遺教，召開國民會議以謀國家之統一與建設，黨國苞桑，時機在此；豈宜挾持私見，妄起爭端，內則爲赤匪造機會，外則授列強以口實，陷國家於危殆，爲革命之罪人。粵陳卓有爲國之心，當接受忠告，私見全捐，同爲國謀，共期郅治，鴻逵等忝領師干，效忠黨國，惟知服從中央命令，鞏固國家，戡亂安邦，義無反顧等語，尙冀黨政領袖，各軍袍澤，全國同胞，同心戮力，遏止亂萌，黨國幸甚！馬鴻逵，馬騰蛟，馬全良，盧忠良

，馬寶琳等，同叩。

張礪生對粵事通電

頃上何敬公等一電，文曰：南京軍政部長何鈞鑒：並轉雲公及雲樵靜齋兩主席勛鑒：奉讀真電，語重心長，詞嚴義正，凡屬國人，靡不感動。竊自閩馮潰敗，國家政治已納軌道，循序漸進，正未可期；乃陳濟棠等，好亂成性，狃於門閥之見，罔顧締造艱難，於羣情望治之時，摭拾浮言，動搖國本，血氣之倫，莫不髮指。公等爲黨國柱石，萬流仰鏡，對此不經之言，已爲剴切之告，陳氏如能悔於厥衷，中止軍事舉動，自屬國人深望；倘仍冥頑罔覺，是則自外生成，甘心叛逆，尙祈籲請中央，嚴加撻伐，俾反動無可幸存，紀綱有所保障。礪生無似，誓任前驅，臨電神馳，諸維垂察。騎兵第二師師長張礪生叩巧等語，諸公愛護黨國，夙所欽慕，敬乞一致主張，以遏亂萌，則黨國幸甚。張礪生叩巧。

楊森對粵事通電

南京中央黨部，國民政府，蔣總司令，北平張副司令鈞鑒：頃森由四川廣安防次發出通電，文曰，（銜略）鈞鑒：近聞粵中發出通電，指斥政府，搖蕩邦基，興亡之責，匹夫與有；况森軍人，誼執干戈以衛社稷，尤無旁貸。慨自共和肇建，僭竊紛爭，未盡削平，以致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定於一。民困於水火塗炭，猶倒懸之亟待解救，國家之危。

情同纍卵。於是我國民革命軍乃應天順人而起，賴總理在天之靈及薄海人民同情之助，得以次第戡定逆亂，統一中國。方今軍事結束，訓政期間，正我國民政府勵精圖治之時，對內則力主裁釐，以厚民生，議憲制法，以樹國本；對外則收回各租借地，撤廢領事裁判權，取消不平等條約，努力增高我國在國際間之地位。而最近召集國民會議，製定國憲，確立國是，樹我國家億萬年有道之長基。凡在邦人，應如何排除障礙，竭力以擁護，翊贊政府諸公，成此豐功偉績；而乃忍撓抗之耶？時至今日而倡言反對，非意存破壞，即屬好亂成性。且國家創業垂統之時，一日萬機，豈能盡如人意；而締造之艱難

，竭黨國先進所綿歷歲月經營之而猶感不足者，以一二倡亂者且暮間摧毀之而有餘。今若使垂成之統一，仍復敗於少數人之爭奪，則國家民族，真永無興起之日矣。用是憤慨，迫切陳詞，伏望諸公起而仗義執言，遏絕亂萌，以定政局而固邦本，民國幸甚！國民革命軍第二十軍軍長兼川陝邊防司令楊森叩東印等語，謹此電呈，伏祈垂察。職楊森叩東（一日）印。

第二版

規範廣東事變之文電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20 5896B

一一八

上海圖書館

